

武俠小說  
說義田

# 俠義小史

蔡晉伯撰





## 胡序

自太史公作遊俠傳後之史家未聞傳遊俠者虬髯紅線之倫間見於說部世不甚重視之而義勇之俠遂垂絕於世著述之有關於世風若是其巨也輓近說部其聲淫以蕩多桑間濮上之風無怪夫靡靡者志愈卑而行愈汙也友人王君瀛洲輯劍客俠士爲一書雖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者之所造然而小道可觀君子亦有取焉嗟夫采蘭贈芍鄭衛先亡屠狗鬪雞燕齊後滅有車鄰駟鐵之風然後有修矛同仇之懷秦并六國雖曰暴戾亦有以也國無義俠何以自衛讀是書者可以興矣

民國七年四月安吳樸安胡韞玉序

---

侯  
麟  
小  
史  
序

## 自序

洲自束髮受書卽喜閱稗官家言每至慷慨沈痛處輒拍案呼絕胸襟乃爲之一快初亦不知其所以然殆長方覺詹詹小言亦足感人深且至也邇來息影滬濱頗好斯道間亦操一二篇投諸報章雜誌良以小說雖爲小道然亦補正史之不足耳無如江河日下人心乖常一般率爾操觚者反以靡靡之音從中蠱惑之於是桑間濮上之風盛矣嗟乎長此以往吾中國不將淪爲禽獸世界乎吾友姜子俠魂有心人也怒焉憂之謀補救之方遂有武俠叢書之輯而以俠義小史委不佞爲之編纂嘻嘻不佞名不出鄉胸無斗墨本欲拒之奈天職所在亦不敢堅却耳殺青有日乃艸數言聊弁卷首

中華民國七年季春漢彤王瀛洲序于滬江瘦篔

## 王序

晚近世風不古每下愈況有識之士咸戚戚以爲憂於是提倡社會教育均視爲不可緩之舉而小說之潮流澎湃以起彼發軔者固欲以歌哭之文章寓針砭之深意婆心苦口誠不可以厚非孰意此志此心不獲踵起者之諒乃艷情綺麗轉入乎誨淫之途差以毫厘失之千里雖汗牛充棟亦奚以貴此漢形所以有遊俠別傳之出世也蓋著者別具苦心欲以前人之義風爲後人之借鏡庶幾挽狂瀾于既倒非彼班香宋艷徒以餽釘爲工而不計及世道人心者可比昔法蘭西提倡武俠歐洲之黑暗以啓來喀瓦教人流血斯巴達因之稱霸更以賴源朝之興武士道島國遂得崛起與吾知是書之出將大有造社會也至文筆雋雅讀漢形文字者知之稔矣又奚贅爲

戊午春日笨伯王希成序于蠡城客次

# 俠義小史目錄

釋和尚

白燕兒

茅叟

見聞一束

義俠擒賊

關震雷

洞庭女子

白衣童

俠賊

坎珂生傳

靜禪

俠義小史 目錄

塵因

黃花奴

徐維明

黃建勳

闕名

金一明

胡寄塵

黃奇童

李癩梅

唐崇慈

鉅鹿六郎

警子復仇

蒙城少年

鄱陽漁翁

卜人

某生奇遇

秦十六

黑巾客

瓊兒

月夜奇聞

潘虎

鄭鐵蛋

孫義士

俠盜

淮沃

陳啓禎

袁仁

袁貽翁

袁嘯村

楊煦之

袁綺園

袁綺園

袁綺園

陳富華

王吟秋

吳綺緣

袁綺園



黑衣俠

榜人某

阿八

天涯一劍客

雙俠聯婚記

任猛

大俠王某

徐生

閨人婦

擊柝翁

雲鶴山人

燕子尾

張樂如

俠義小史 目錄

幻音

達菴

王笨伯

王笨伯

楊佩玉

王無爲

鄧天乎

鄧天乎

張慶霖

吳綺緣

秋白

闕名

陳富華

汪濤  
阿凌  
張捷  
織陀  
周氏婦  
丐俠  
草上飛  
王佃士  
梁獨秀  
某拳師女  
林二娘  
行脚僧  
黑麻子

達菴  
寄雲  
俞笙和  
野鶴  
寄雲  
寄雲  
寄雲  
寄雲  
陳富華  
寄雲  
羅溪笑天  
寄雲  
寄雲  
寄雲

---

張老材

湛覺

寄雲

王無爲

俠義小史  
目錄

五

# 久 飛 計

趙 朱

計飛久滬東舟人也父業舟常客燕豫飛久幼從父游因得習藝少林既長歸  
 理父業往來於甯贛蘇越間為客載運貨物時髮亂初平盜賊徧野凡商買往  
 來者輒被害惟飛久載之可保無虞而亦不過昂其值故商人皆爭迎之初飛  
 久載貨渡太湖有盜舟十餘艘劫之舟人皆驚匿飛久獨踞船首隻手與羣  
 盜敵羣盜紛紛湖無能上其舟者乃盜首能射飛久連發三下以擊之  
 飛久雙手承二叉而以齒拊其一又俱獲乃返擊之其臂而虜羣大駭  
 乃伴言構和給飛久飲而豫伏健男於側飛久入毫顧忌筵既設  
 有以利刃刺肉進者飛久張口承之凡十餘息出伏卒起刀刃紛下如  
 紛紛射柱上相離各寸許既而酒至半餘盜伏卒起刀刃紛下如  
 雨齊撲飛座上飛久縱身竄上酒淨觀其變未幾盜伏卒出盜盡火來笑語曰  
 飛久殆蠢粉矣及入見猶兀坐其上神色怡然盜乃驚怖盜盡火來笑語曰  
 皆倒拜乞恕飛久笑挽之亦不加言盜魁感其仁禮送之且無小措  
 方旗一以誌紀念自是凡樹有此小方旗渡湖者不論船貨若咸得安全無  
 事一時名震遐邇雖婦孺莫不知有計飛久其人尋病沒於家哀慟全村迄  
 今父老能言之誠滬東之豪傑也

# 俠義小史

莊病骸眉批  
姜俠魂評點

王瀛洲纂輯

髻和尚

塵因

其人二字  
一箇主骨

廬陵韓大雲。生而神勇。嘗與人角力。挾兩碌。礮超過屋脊。翩然若飛鳥。生平雅慕徐霞客之爲人。足跡遍宇內。自言數數遇猛獸。而未一遇異人。會與客同游黃山。登絕頂。山雨忽作。趨避林間。願見石壁凹處。有一團焦。走詣之。一老僧席地趺坐。蒼髯長過腹。聞足音。開目一視。不相酬接。大雲不慊。乃與客徵黃山故實。道甘鳳池。除淫僧事。以謂今之和尙。乃至無作惡之才。與能力可羞也。旣而談及技擊事。肆意侈陳。媿媿不已。客又從而諛之。大雲意甚得。老僧顧而笑曰。居士少年盛氣。所言都無意識。昔之淫僧。自淫僧。今之和尙。自和尙。未可以一二作惡之徒。抹煞千萬之佛門子弟也。居士以技擊。自矜許。詞氣之間。似深恨今世無有作惡而又好身手之人。俾居士剪除之。以享大名。殊

不知技擊不足恃也。無論居士未必及甘鳳池。卽居士而甘鳳池矣。要知甘鳳池之藝術亦未得爲登峯造極也。老衲習技擊五十年矣。比年藝術日精。進而挫敗於勁敵者亦屢。居士從事此道不過十餘年。爾奈何自滿如是。大雲怒曰。和尙欺人語耳。盍與我一較。老僧笑曰。我久無好勝之心。居士如以爲必不可已者。試屈我指。因伸左拇指。使大雲屈之力竭。而指不少。移大雲駭服。請師之。老僧曰。無以爲也。今以身親經歷之事。告居士。居士卽知不如其已矣。老衲年始二十。已得易筋經之妙理。駢指可洞徑寸之木。側掌可斷拱把之樹。吾師命我下山立功。行遂走四方。救人之危。濟人之急。平人之不平。一日於遂平道上。遇羣盜劫一少婦。將淫之。我盡殲羣盜。而行夜宿逆邸。甫進食。卽有盜黨來窺我。自恃且輕。敵哂之以鼻。夜將半。聞疾風振櫺窗。闐然。一人飛入。逕以利刃斬床。我蹴以足。刃墮於地。其人矯捷甚。反身遽升屋頂。我逐而戮之。於野。明日行至郟城。盜首率數十騎來。致死於我。我拔道旁棗樹橫掃之。人馬皆糜爛。獨盜首棄蹄逃。我笑而捨之。益藐盜以爲不足慮也。前行三五里許。盜首偕一短人追踪而來。我與搏。才一合。右臂已折。我狂奔四十里。始得脫。愠甚。急歸訴諸吾師。師乃以絕技授我。

略一觀控  
找曰爾矣  
宜吾無敵  
乎矣試觀  
其後

至此方知  
言技之末其  
言也

習之三年。師曰：可矣。我又下山，走燕趙齊魯之交，十年，乃無敵手。於是南行至蘇皖，聞某方伯極貪，酷時陝邊大旱，赤地千里，我將發其貪囊以振之，夜入署，獲八千金，遂取道襄陽，入秦舟，行至漢陰，日暮灘竣，不得上泊於野岸，四顧黃茅白葦，渺無人迹，我更歷事變，有戒心，夜不敢寐，人定後，惟聞灘聲潺潺，出坐船頭，月光皎然，照人清冷，忽見白氣如虹，起於隔岸，倏一素衣女子立我前，叱曰：和尙，汝舟中金將何所用？我應曰：賑飢耳。女子曰：能如是，則恕汝言畢，劍聲鏗然，白氣蜿蜒已在十里外，我驚且羨，既散賑，訪知雪庵和尚通劍術，遂往從學。十年奉命往西川，殺一巨紳，既至夜，登城頭，飛劍入其室，突有青光飛起，格吾劍不得下，我以罡氣運劍極力相持，良久，吾劍氣漸弱，青光進逼吾身，疾若掣電，我自念吾其死矣，間不容髮之頃，瞥見一赤珠光芒四射，若流星擊青光中，斷則雪庵和尚至矣，招赤珠入手，則一彈丸大才如指頂耳，遂攜我來此山，精練十年，復出行，脚於羅浮，遇一番僧，頻頻目我，躡我至無人處，遽出劍相擊，我自經三次挫敗，益自慎，乃不與較，而走夜行，經一村舍，聞婦人號泣聲，踰垣窺之，則番僧方刎別一孕婦，我大怒，飛劍以斬，番僧迎之以鉢，劍光頓縮，我懼收劍而逃，番僧仗劍來

至此方知  
神也

文章如抽  
層深層  
此乃作一  
大結束

滿空啼泣  
如響  
此其  
果有  
悲心  
悲之

伏麟小史 聲和齋

四

迫我被迫。又擊以彈。番僧擲劍相抵於空中。便以鉢擊我。我走避樹後。鉢中樹深入數寸。急不得出。我乘間運劍刺番僧。殺之。自知倖勝。遂不敢復言技擊事。乃寄團瓢於此也。大雲請示劍術。老僧不可曰。劍出必戕生物。大雲又請示拳技。老僧乃袒衣。運氣骨聲珊珊。其身增長者。咫尺叩之。堅若金石。又縮其軀。若十歲小兒。撫之軟若棉絮。大雲益欽仰。堅欲師之。老僧閉目調息。狀若入定。乃不敢言。既而雨止。客皆去。大雲獨留侍。終夕未敢交睫。遲明漸倦。方昂頭一欠。伸而老僧已不見矣。病骸曰。技擊不易言。老僧固深於閱歷者。大雲乃猶不悟。此老僧所以不見也。作者具有深意。善讀者得之言外。

### 白燕兒

### 黃花奴

一椽矮屋。峙立於慘淡之月影中。燈光一點。從窗隙中漏出。閃閃若磷火。一男子伏於窗外。竊向窗中窺覷。室內一婦人背燈彈淚。哀聲自語曰。家徒四壁。何來百金。嗟乎。吾夫汝在獄中。好苦也。忽懷中兒呱呱而啼。婦人拭淚視兒。面曰。玉兒。玉兒。汝亦知汝父在獄受苦乎。汝父愛賭。卒以此買禍。兒將來切莫賭也。斯時窗外男子叩窗而問曰。夫



人。汝夫入獄情由可得聞歟。婦人愕曰。客爲誰耶。男子曰。汝且莫問。速以語吾婦。躊躇半响。謝曰。客恕吾此事。不敢告人。男子曰。予非惡人。汝儘語不妨。或能爲夫人臂助。婦曰。請客先語。吾以姓字。男子曰。夫人不信耶。予名白燕兒。又名白無常。婦瞿然曰。客爲白無常。白燕兒耶。男子曰。然。予雖名無常。不欺貧苦人。惟好攝惡人魂魄。夫人可無懼。婦曰。聞客仗義任俠。抑強扶弱。信乎。男子曰。是固吾分。俠義二字。不敢當。婦曰。客既爲白燕兒。當能急人所急。吾夫在獄。客將何以教之。男子曰。敢問入獄之由。婦曰。客不憚煩者。當爲客詳言之。吾夫好賭。以此傾家。無隔宿糧。猶嗜賭不倦。日前賭而負。負不懷人百金。無以償。刁控之。邑令與刁善。因下吾夫於獄。責償賭債。客試思之。貧苦之家。一文錢尙艱。何從得此鉅款。刁乃陰使人諷吾夫曰。欲償百金。亦非難事。汝婦美而豔。刁傾慕久矣。汝婦苟今夕薦枕席。汝明日立可出獄。吾夫不允。曰。予雖貧。良心尙未泯。以予之故而使婦受辱。非予所忍爲也。寧死獄中。誓不作此喪心事。刁怒。賄獄吏。私刑拷撻吾夫。受盡苦楚。卒不允。嗟乎。吾夫祇因一着之差。罹此災厄。客素尙俠重義。能拯吾夫於水火中乎。男子曰。夫人鄙意。不如逕嫁於刁。夫人家寒衣食時虞。不給嫁。不

讀此知白  
燕兒爲時  
所重已非  
一日矣

白燕兒居  
然有異候

以直溫存  
其體甚奇

則鮮衣美食。勿憂凍餒。豈不勝臥牛衣中多多乎。况夫人嫁。乃後。汝夫立。可出獄。捨一  
身而獲救。夫之美名。又何樂而不爲。婦聞言。詫曰。客果白燕兒耶。男子曰。然。婦曰。客果  
白燕兒。何有此說。此語不宜出。諸白燕兒之口。白燕兒而有此口吻。不成爲義俠。客或  
非白燕兒乎。客休矣。婦家雖貧。婦心如石不入耳之言。莫再相瀆。男子大笑。聲格格  
與。枝頭鼻鳴。彷彿笑已。排闥直入。迎婦而立。曰。夫人識見。洵高哉。夫人視予爲何如人  
乎。婦瞥見男子面。大驚。長跪乞哀。曰。乃先生怒婦狂妄。望憐其苦。况發慈悲。出吾夫於  
獄。乃微笑曰。是易事耳。伸手欲挽婦臂。婦起立。卻步。愠色現於面。乃依然笑向婦曰。夫  
人能允吾當出。汝婦期期曰。是不能。不能……於時婦之呼救聲。及懷中兒之啼  
哭聲。聲浪所播。傳入一人之耳。其人爲誰。卽眞白燕兒也。白燕兒蹲伏檐頭久矣。斯時  
乃警然飛下。竄入室內。握刃在手指。乃曰。賊子既玷吾名。復敢無禮耶。認得白無常  
白燕兒否。吾刃冷已久。今夕將以汝血溫之。乃觀狀失色。跪地叩頭。涕泣求免。且告之  
悔。白燕兒冷笑曰。殺汝如戮豚犬。姑貸汝命。惟汝須贈婦百金。并出婦夫於獄。乃遲徊  
未答。白燕兒叱曰。咄。汝尙不允耶。須知吾刃銳利。汝頸究非鐵鑄。不答……大佳……

一足疑令  
愛乃懸於  
白燕兒之足  
亦大得驚矣

刁急叩頭曰：敢不如命！白燕兒揮手曰：去休！謹記莫忘。不然，予不汝假也。刁乃鼠竄而去。白燕兒亦出婦驚魂，始定，仰首微吁曰：天乎！復俛首吻其兒曰：玉兒，勿哭。汝父將歸也。明日，刁晨起，得函於枕上，拆視之，略曰：『汝莫遲誤，須知白燕兒利害也。』閱竟，不禁汗流浹背，晨餐已急，函百金遣僕送至婦家。已則乘騎訪邑令，令招人內署，猝然謂刁曰：予爲君事，失却印篆，君將何以教吾言？次出信一函授之，刁瞥見字跡，已色變，手顫書曰：『糊塗蟲汝冤枉陳某（婦夫名）取汝印以傲待汝，回心再來還汝。』下書白無常二字。刁問曰：公祖從何處得來？令自指其髮曰：晨起梳洗，得之髮際，故已釋陳某出獄矣。惟印篆失去，將奈何？刁急謝罪曰：是皆予之過也。公祖姑待之。白燕兒素重信義，必歸還原璧也。令無奈，惟頻頻歎息而已。是夕，令臥愛姬處，平旦醒來，覺有異味，觸鼻推衾，細視頭枕，愛姬兩股間，一足繫有繩，長約數尺，上端繫於床頂，蓮鉤舉起，距床褥有二尺高，一顆堂堂，令印懸於愛姬足趾上，令親狀大頰，回視愛姬，春睡正濃，乃潛解繩，結下姬足，將印摘去。然後蒙被而臥，以掩其臉上紅雲。若恐被日光窺見者，蓋其羞愧之念已喚起其良心矣。從此刁與令不復敢肆行無忌，而白燕兒之名益震。

於遠近。

花奴曰：予總角時，卽聞父老談白無常事。迨年事漸長，大半遺忘。所能記者，僅此耳。回想豆棚瓜架下情事，猶津津有餘味焉。據父老相傳，白無常不知爲何許人。惟時來吾邑，然鮮有見其貌者。蓋其行蹤頗飄忽，貧苦之家，時於室內得金，卽白無常所賜也。金外必附一紙，曰：吾知爾貧，故與爾以金。爾當知來處不易，切莫浪費云云。觀其言行，直類古俠士嗚呼，可以傳矣。

編者曰：人情刁詐，災患橫生，強者抗之，弱者殆矣。况女子乎？白燕兒，平人不平，固非俠士，不可安得千百化身，扶盡天下之弱耶。

### 茅叟

徐維明

前清中葉，去杭州二十里許，有一村，景色絕佳。一叟自異鄉來，愛其地之靜僻，結茅廬三椽而居焉。短籬竹扉，樹蔭滿地。門外一泓春水，清絕見底。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不是過也。叟佚其姓名，以其居茅屋，村人咸稱之曰茅叟。叟鮮交遊，寡音問。終日手不釋卷，埋首書窗，與古人爲友，相與往來者。祇有二客，客來無定時，蹤跡詭秘。村人亦無

畫室  
畫室  
畫室  
畫室  
畫室  
畫室  
畫室  
畫室  
畫室  
畫室

有十餘里  
之畫室  
以故其  
以故其  
以故其  
以故其  
以故其  
以故其  
以故其  
以故其  
以故其  
以故其

有能道其究竟者。既來則飲酒賦詩談笑。自若。叟更狂喜。竟夕無倦容。

杭州風景甲於天下。文人學士。駢至沓來。更爲名人書畫匯萃之所有。書畫癖者。每以重金羅致。誇示名流。每得畫幀一二軸。視爲拱壁。然藏之雖謹。往往不翼而飛。初尙以爲宵小無知。偶爾作劇。豈意家家名幀。破壁飛去。甚或一夕數作。尤奇者。司馬文章。宋玉詞藻。方擬擅勝詞場。甫一脫稿。蹤跡卽杳。雖捕賊之差。四出懸賞。之示遍貼。而賊跡杳然。合浦之珠。難返。適郡守某。新得吳道子墨蹟一幅。讀畫引觴。躊躇滿志。誰謂清宵乍隔。壁上物已微。黃鶴飛去。守大怒。飭部下卽日查覆。然劍匣帷燈。捕風捉影。天涯地角。何處追尋。月餘黑幕。沈沈諸吏束手。徒呼奈何而已。

是年浙西大旱。收成無望。村人羣集茅叟之門。求衣食之方。叟慷慨言曰。是易耳。吾家尙有餘粟。足供全村。食每日盍來取去。於是村人負囊攜筐。出入茅叟家者。絡繹不絕。如是數月。人始疑之。彼茅屋三楹。不能容十人。何來如許糧。好事者至其家。輒四顧。窺探然終不能測其底蘊也。

某甲者。村中遊手。素業穿窬。聞叟家藏粟豐。必有金玉。思染指者久矣。一夕昏黑。甲乘

使臨談詩  
書論字畫  
何至為更  
顯人  
觀於更  
其益也  
非食也

更之從書  
竟若突然  
今日並風  
雅名專以  
好古為事

機。其室孤燈如豆。叟方埋首吟哦。稍近視。已為所覺。曰。汝來良佳。我語汝。甲大驚。懼欲遁。不可。不得已。挺身而前。長跪求免。叟大笑曰。吾不汝罪。但子來豈欲與我談詩書論字畫耶。抑求阿堵物耶。甲頓首再四曰。飢寒交迫。不得已。出此下策。願叟憐而釋之。則生當圖報。死當結草耳。叟遙指一箱而言曰。勿作態。此中物足汝一家用。可取去。但後慎勿復來。來必無幸。甲聞言。喜出望外。叩頭如搗蒜。伸謝挾箱去。甲雖受驚。所得實不賈。然疑益甚。以為彼叟寒酸。土耳其來此累累。黃白物。遂決計再探。其究竟。一夕。二客入叟居。甲遂尾其後。以進。見叟與客方密談。懼為所覺。蛇行伏窗下。竊聽之。語多模糊。不可辨。無何。叟謂二客曰。天晚矣。盍謀一醉。語畢。人聲頓杳。甲奇心不可復遏。忘身之在危境。屏息徐入。桌上燈火依舊。三人已杳。恐墮計中。急思退。匆促間。足蹴一磚。碎然一聲。磚陷而穴。現穴口有石級。如通穴底者。甲大驚。疑不敢進。既以失此時機。將貽後悔。不禁奮勇。歷級而下。級盡。達穴底。初甚昏黑。不知置身何許。摸索行可十數武。遙見燈光。明滅行又數十步。豁然開朗。微聞人語聲。再進。則有高堂大厦。燈壁輝煌。始悟所經者為隧道。堂中叟與客方據案狂飲。叟指壁上。一畫曰。此道子得意筆也。又指

而或無其  
實法者安  
從之  
一

於此可略  
概見叟之  
梗

始非不  
始其如一  
醉

一聯云。此聯筆意殊秀。靡惜太穉。瘦耳二子。以爲當否。繼叟又朗誦書史。音近寒酸。甲不耐聽。往探餘屋。多嚴扃者。以手破窗紙。窺之。穀帛滿其中。甲方欲施其術。聞鞋鞋雜沓聲。驚懼逃去。既出。秘其事。貪心未已。徐待來機。一日。新客數人來訪叟。深夜未見其出。甲心疑有變。遂再往探。既入穴。聞哭聲。循聲往伏堂下。見一衣冠如王者。南面高坐。二人侍其側。如胥吏。然兩旁立甲士。兵刃森嚴。數囚跪堂下。方審問。王卽叟。二吏卽二客也。無何。叟顧左右曰。諸囚罪不可赦。法當死。卽飭甲士牽囚往別室。已則下堂。大步直趨。甲曰。吾知汝之再來也。前夜之事。謂我不知耶。今日欲免死。必誓不洩吾秘。否則取汝加諸囚。甲惶恐欲泣。跪而乞命。誓守秘密。叟曰。誠能如是。吾決不汝害。阿堵物隨汝取去。若一背約。隨處可取。汝首級勿怪吾無情也。今後勿再來。來必罹禍。與以重金。乃遣之去。

甲既得出。且獲金。心滿意足。秘不與人言其事。月餘。杭郡書畫被竊之事。日仍數出。一日。甲飲於市。醉而歸。盡以所遇語其婦。婦素疑其夫得金事。至是大悟。恐事敗禍及其夫。乃以其夫所言者。悉訴之郡守。守立遣重兵圍叟宅。入穴。捕叟。叟方手杯觀畫。據几。

廣由直取

兀坐几上。滿置詩箋。畫軸皆所失物也。兵前拘叟。不稍動。若無事。然曰。去則去。何拘爲。相將赴署。守訊各竊案。直認不諱。且曰。財物任汝取之。惟書畫須珠還。罪未定。暫置獄中。越宿。書畫與叟俱失。所在逃遁。之夕。甲夫婦咸被殺。亦奇矣。有探隧道者。謂遠達十餘里。其外接一枯井云。

編者曰。叟爲何如人。不可知。惟甲欲全性命。而命卒不全。妻欲免夫禍。而禍卒不免。亦可謂不知人矣。

### 見聞一束

黃建勳

屠比鄰而  
並仇讎者  
匪清

屠甲村牛  
屠乙田豕  
屠清

粵俗素悍。焚廬毀舍。屠族擄人。日必數見。生命之傷殘。無論矣。相傳清德宗末。某邑有二巨族。各據一村。居比隣。而世仇也。時以小故。致妨全邑安甯。一日。甲村牧童以牛逸。故越乙田而逐之。時方夏初。農人在畝。爲乙村人所見。遽拘牛。縛童子而痛撻之。揚言童子縱牛踏禾稼。非償巨金。將不得釋。甲村人多營商業。農者甚稀。父老又嗜和平。知鄰人之不可理喻。而仇之不可深結也。乃如其請。童子歸已傷矣。至是。甲村人以其鄰懦弱。可欺。復縱雞豚入乙田。啄殘其禾稼。而以無賴陰隨之。時維仲秋。禾穀垂熟。佃人



慶廉厥者  
如賊人之  
罪

由是實宰  
之實

按此類似  
與然奸無  
圖謀古實  
所成以實  
會化於善  
亦古稱之  
故之所爲  
也

見禽畜至逐之無賴子遂乘間以傷雞豚責佃夫佃夫怒與辨無賴子以人衆擊殺之  
乙村人聞耗驚且怒父老至責甲村甲村人曰爾村佃夫毆吾雞豚吾責之不服是以  
擊之至於死彼自取之於我何尤不自知過反以相責是仍不服也不服則戰耳何多  
言爲父老無可如何乃歸築村人共議之村中少年血氣方剛威怒不可抑磨拳擦掌  
誓必復仇父老無以裁抑鬪遂以起時乙村以寡敵衆大敗殺傷五十餘人村半遭焚  
財產幾盡幸官兵以五百人至竭力彈壓禍乃暫弭而損失已鉅矣邑令張公素賢明  
聞相殺甚慘歎曰粵俗雖悍惟習俗非不可移易者譬之爲父母者子孫雖頑未嘗不  
可善導而漸改之若徒施鞭撻頑梗愈甚爲父母者已不勝其煩矣曷若善爲之感  
以義理以漸移其性質歟吾爲是邑令不忍百姓相殘禍連不結今兩姓之爭雖暫以  
官力平然兵去復熾後患可慮焉能時勞軍旅乎爲兩姓計爲是邑之安甯計莫善於  
施以相當教育使曉然於國家大勢不爲同種之自殘於是廣設小學招村中童子而  
教之復於邑中徧立演說社自是二村之爭永絕村人棄怨求好相愛如手足焉  
里有跛丐者不詳其姓氏亦不知其所自來聞諸里巷傳述有感於其遇也故爲之記

仰天啼號  
不顧之類

爲狂成德  
可恨亦復  
可恨亦復

初。丐之至也。年五十餘。破筐。曲杖。外無他物。棲小茅亭中。日則行乞。村舍以自給。或與以錢不受。問所以搖首不答。有叩其姓氏者。亦如之。惟仰天啼號耳。時與羣童嬉。童以其和藹可親。來時必羣集。而擲揄之。丐不以爲忤也。時天下方亂。盜賊蜂起。一夕。村人方聚飲。聞賊來襲。驚惶失措。鳴金擊鼓以求援。惟賊勢大。鄰人不敢出。方危急間。賊忽退。見黑影一團。自茅亭中出。疾奔如燕。直突賊陣。白光閃閃。如電初聞。擊殺聲。仆尸聲。繼見黑影四散。則賊去矣。村人懼賊詐力守不敢出。遲明視之。則僵尸陳地上。皆死賊也。遺械中見破衣折杖。各一。檢視之。則丐者物也。方疑訝間。丐攜筐握新杖。偃僂至。衆以黑影出自茅屋。疑丐爲賊。脅作鄉導。見丐至。羣趨問所遇。丐仰天大笑曰。鼠輩無用。一至於此。乃敢橫行鄉里。欺凌善良。幸天道好還。不使漏網。惟擾老夫清夢耳。可恨可笑。昨夕事請置勿問。今天下大亂。無復國紀。惟望諸君練壯勇以備來難可也。衆見折杖。信其言復感其義。敬禮大異昔時。僉謂宜有以報村中某少年。虎而冠者也。獨操異議曰。此丐老朽。龍鍾將就木矣。焉能殺賊。是必故折杖以攘功者。不然則爲賊鄉導。事敗而逃。故爲此以欺人。諸君奚不察至此。留此物終爲吾鄉害。今不之逐。復從而獎之。

少年之語  
固皮相然  
世風不古  
不教者多  
之不能言也

至壯當者  
願突就亦

剛強之氣  
亦少年人  
者不可無

無所無情  
清幻不可  
謂曰如此

此何故哉。且彼既能殺衆賊，必能勝我。敢與我一較，則吾將從諸君言耳。少年語竟，丐晒曰：少年語或然。以吾漂泊人，又復窮極而乞，宜人之輕我。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吾身雖老，雄心猶在。君欲賜教，大佳。惟吾拳無眼，傷君大非吾願。少年心愈驕，輕丐愈甚。竟出凌蔑之言。丐曰：君既不憚煩吾焉，敢辭如不我棄，請拔此杖，能動彼絲毫，吾且爲君弟子。遂握杖，堅立。少年吼怒，踴躍而前，盡力拔之。屹然不少動。曰：服乎？曰：是必有魔術，奚能服我？必與我一較。武藝然後勝負。乃分丐曰：敢領教。少年揮拳如風，突擊丐。丐不稍動，屹立。受少年拳，拳落少年反跌。杖下急不能起。丐引之立，曰：請恕，無禮。勿與丐人較。短長幸甚。少年慙，頰不敢仰視，伏地請教，叩頭不已。丐扶之起，曰：請止。聖人云：少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老夫天性剛烈，壯年好勇，嘗急不平，事致殺人，倖以逃死。至今悔之老而彌篤。後曾以軍功至副將，殺賊立功，身經百戰，同僚妬我，甚乃讒我於大帥。帥昏不察，逮我至。吾妻孥皆餓死獄中。我乃隻身越獄，逃官府，逮捕急，乃亡命走山澤。時大帥適駐此，聞其掠淫民女也，大怒復念往仇，懷匕首，乘夜刺殺之，並斷仇人頭，留刺而去。於是人心大快。官捕亦益急，遂化裝爲道人，居某寺。寺匿叢山中，人迹罕至。

而響馬所嘯聚也。居未半載。羣盜乃來佔吾居。吾擊殺其酋。賊衆請主之。吾又不許。深仇。我乃逃至此。乞食以終餘年。昨夕犯村賊。卽山中所遇者。吾旣瘞其酋。乃揚吾名。賊知爲我也。乃星散。今吾雖敗。賊後必來禍。且未已也。爲今計。宜繕守。備練壯丁。以備緩急。如有用。老夫處當盡綿力。少年大喜拜爲師。並請教村人。老人均諾之。乃遷居村中。待以上賓。越年賊果來犯。村人既有備。乃大敗賊。而老人亦以是年終。後三年天下大亂。村莊皆遭禍。惟此村以備固力強存。則丐人之賜也。

野史氏曰。勇武非難。勇武而能謙遜。則難以少年之剛猛。使丐不慈。則性命殆矣。戒之在鬪。洵良言談。

### 義俠擒賊

### 關名

石鎮宇名蘊威。太谷固莊人也。少負氣節。慷慨好施。遇人有難。捐軀赴之。流賊從沁源山口出犯。其地鎮宇被執。諸賊羅坐。擁鎮宇前。賊曰。壯士也。能從我解爾縛。鎮宇曰。家世清白。不敢從。又言以五百金贖。則放還。鎮宇曰。家貧安得此。賊怒。拆屋椽燒紅。向兩脅炙之。自度不能生矣。有鄉人陷賊中者。達至其家。以二百金往贖。賊見鎮宇垂斃。可

安有壯士  
能從賊  
則賊士  
不不知壯  
士爲何物  
也

觀此言可  
知當時將  
才之少

惟惟  
惟惟  
惟惟  
惟惟

之比贖歸下體已炙熟矣。鎮宇豪壯，勉啖酒肉，竟得全。逾年復故，擒賊之心未嘗一刻。置也。糾山鄉數百里諸村共偵之，遇有風聲，各山頭舉火爲號，越兩載賊復來犯，不知鎮宇已有備也。賊中其伏，斬獲千餘，生擒五百餘，以斬級十顆掛生擒者之項，解上報功。撫軍宋公統殷嘆曰：秦晉兗豫諸要地，若得此義勇數輩，何憂流賊哉！大獎賞之。自後賊不敢再經其地。甲申，闖逆下晉，逮繫諸縉紳，解西安。魏榆桑公芸至聞喜，小水頭脫走，解役報僞官檄邑責比家屬。桑公潛匿月餘，事少緩，將越嶺歸里。過鎮宇所居地，山民疑是逃賊，奪驅搜資，執詣鎮宇。鎮宇素未相識，但見其人有異，止勿犯禮而問之。桑公告以實，問失物否。曰：路費二十金，鎮宇使山民還之。桑公後歷廣東右布政使，余亦嘗避亂鎮宇莊，服其義氣，沉雄以詩贈之。云：季世人多險，君何揭肺肝。片言天日永，半面弟兄歡。心合千金易，情違一笑難。采風徵義士，莫作孟嘗觀。歲己丑，姜瓖搆亂，盤據晉祠堡。鎮宇與鄰邑令善，聞其眷屬陷賊，身入虎穴，探之會官軍破瓖，獲鎮宇於營中，將斬。適舊識縣役見之，以非賊，稟官得釋。人皆曰：此天所以活義士也。

### 關霆雷

### 金一明

一舉命是  
加突筋不

惺惺惜惺

燕北關。寔雷富家子也。性慷慨。好施強而猛。烏任之力。賁育之勇。兼而有之。然好勇鬪。很。往往生事。雖親族。不論也。以故。父母憂之。常拘不令出一日。鄉鄰有爭鬪。雷往焉。某甲倚富欺貧。寔雷怒。加以拳纜。一舉竟斃之。遂出奔。忽忽逃走。兩手空空。莫名一錢。不得已。乃行乞。有同丐周某者。亦孟施舍流亞也。嘗語人曰。我輩天生拔山之力。不能耀祖榮宗。而反沿門托鉢。辱何如之。言訖。互飲殘漿。大有拔劍砍地。把酒問天之概。繇是遂訂爲刎頸交。每有所得。必分食之。關固長周遂兄之一夕。共宿破廟中。忽一男子。狀貌魁梧。腰劍揚長。而入。一顧卽去。夜將半。偕六七人來。出酒。饋席地。共飲。相語曰。中原多事。荆棘叢生。吾儕不知出頭。何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關聞言不禁大呼曰。好好好的。是男兒口吻。與我二人同。是一般懷抱。言未已。六七人相顧大駭。細觀之。方知巖牆之下。有二風塵客也。魁梧男子曰。二君亦個中人耶。關周共答曰。然。曰。此誠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那得不同聲相應哉。遂邀之起。相與共飲。男子曰。二君居此。非長久計。潘魁處。適少人。天明可持吾劍往。必有利於二公。關周且感且謝。男子復曰。彼現操舟常出沒荒嶼。窮島間停泊於海濱。君等見船梢插有三角小黃旗者。

此處頗極  
奇麗之境

卽是言訖。天曉各散。關周尋至其處。果有三角小黃旗舟。在因登焉。向舟子道來意。一老翁出。年過半百。長髯尺許。目光炯炯如炬。心怪之。出劍予視。復道來意。老者曰。崔子美誠可人也。爾既恐機洩。漏盍卽殺之。滅其口。乃欲假手於老夫。是何心哉。復向關周曰。二子亦知彼教爾來意乎。蓋欲使汝等留下。大好頭顱耳。關周聞言大怒曰。吾與彼無仇。彼欲如是奚爲。潘笑曰。前言戲之耳。吾將薦爾等於劉大帥處。惟勿言前事。否則非爾輩福。二人拜謝者。再潘使榜人與之去。大帥一見恍如舊識。使數人與之角皆披靡。遂見用。後二人以軍功授副將。復歸故土云。

### 洞庭女子

胡寄塵

一日薄暮夕陽將下。未下洞庭湖畔。落葉蕭蕭。寒鴉歸林。漁歌唱晚。漸而日落。暮色蒼然。遠水連天。羣動漸息。時有孤舟來泊。蘆花深處。是盍欲泊埠而不及者。舟小類漁艇。帆篷剝落。舟中一翁一媪一女子。女子年約十六七。手姿翩翩。雖爲漁家女。亂頭粗服。不能掩其秀媚。翁媪料理晚餐畢。呼曰。阿琴飯熟矣。何猶未上燈。阿琴曰。月色正好也。阿琴且言。且上燈。燈盞瓦爲之。滿盛菜油。阿琴劃火柴。屢爲風所滅。一若秋風不欲燈。

月已上來  
烏用此燈來  
火爲

已爲盜案  
指人爲盜

畫龍點睛

新人父母  
殺已亦爲人

盜之術之效  
術見效

光爭此明月也者。須臾風稍定。燈始燃。而隔船忽有少年。女子躍過入篷。大呼拔刀斫案。翁媪急曰。汝何人。得毋盜乎。阿琴急搖手且謂女子曰。姊母怪阿母。妄言姊母怪盜。爲展顏一笑曰。汝好女子。汝好女子。言和而溫。似不類爲盜者。方猜疑不決。而盜已揮刀殺翁媪矣。阿琴至此。魂飛魄落。俯首乞命。盜曰。汝好女子。以我爲盜乎。汝抑知翁媪爲盜耶。琴曰。異哉。翁媪善人救我於難者。安得謂之盜也。女子曰。吾知之審矣。汝爲翁女耶。抑否耶。琴曰。女也。雖然。義女也。非親女也。女子曰。吾知其非親也。試問汝何以爲之。義女阿琴且泣且言曰。薄命女子。隨父母泛洞庭湖。遇匪人。劫財物。殺父母。推我墮於水。設非漁翁之救。早葬魚腹矣。吾感其恩而爲之。女姊殺我。恩人吾方力謀報復之。策吾又安忍以盜名之哉。女子曰。非也。殺汝父母者。盜乎。曰。盜也。女子曰。盜漁翁也。阿琴曰。異哉。漁翁乎。漁翁殺我父母而復救吾。此何說也。女子曰。救汝者。非真救汝也。欲得汝而鬻之也。阿琴曰。是則更不可思議矣。欲鬻我者。劫之可耳。當時又何必推而墮於湖也。女子曰。盜之術亦狡矣。劫汝者。汝從之乎。抑抵死以拒乎。盜知之必拒也。故設計救汝。而以女蓄之。吾哀汝墮其計中。故殺盜以救汝也。阿琴曰。姊之心。吾知之矣。再



凄涼之秋  
溢於言表

生之德夫何敢忘。然弱女飄零。湖海欲歸。無家。後此生。涯尙惟吾姊。是賴。女子曰。此何待言者。寒舍不遠。耕漁爲業。倘不棄者。可從我歸乎。阿琴曰。敢不如命。於是相攜返己。舟鼓棹。向煙波深處。去時。東方微白。月落星稀。颯颯風刺人肌骨。是蓋次日之晨也。

### 白衣漢

黃奇童

蒼松十里。茅屋數椽。小鳥歸巢。人聲俱寂。一弓新月。偕小屋中之一線燈光。兩兩對映。室中陳設精潔。井井有條。垣側置一火爐。爐旁一白髮老媪。衣玄色服。寒顫不已。中有一少婦。荆釵布裙。丰韻天然。而悽慘之色。形於顏面。手操絨線。紡織頗勤。忽聞老嫗發其衰邁之聲。謂少婦曰。兒乎。明日胡家來。將何以答之。吾年已邁。不能擔驚恐。爾速爲畫策。少婦慰之曰。母母恐明日胡家至。兒當有以答之。嫗默然。淚簌簌沿頰下。少婦亦泣。屋中燈作慘綠色。若示人可憐狀況。俄焉而婦停織。舉其雙淚未乾之目。注視窗外。忽驚惶欲仆。蓋有白衣者在窗外。面目模糊。匍匍蛇行。窺室中婦欲呼恐驚其母。則止啓扉視之。則已渺矣。吾述至此。閱吾書者。如入五里霧中。尙不明老嫗少婦及白衣者之爲何如人。諸君姑少安。母噪容予細述之焉。少婦產於吳。爲王氏母。生十八歸。

廉實者必  
實遊者必  
實績

羅理有耳  
幸是字維

醉翁之  
不在酒

林氏母早喪。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子然無依。歸林後。兩載。惟與其姑形影相弔。所述老嫗。卽其姑也。夫名浩然。性豪爽。廣交游。聞革命風起。已從軍疆場矣。先是浩然家故寒。於從軍之前。一年秋。曾向胡某子貸百五十金。胡某曾任前清太守。富於資。蘇鄉之劣紳也。子名圖年已弱冠。猶目不識丁。胡老素溺愛其子。亦不令求學。惟任其遊蕩而已。自是其子無惡不作。浩然貸時約以一年歸。今已年餘。胡子來索。見其妻美。意欲納爲妾。爰假索款之名。乃威逼之。且言三日中不歸。將上訴彼弱質兩婦人。安得不驚憂。交至哉。衣白衣者。李其姓。雄其名。獵戶也。性豪俠。鋤強扶弱。有朱郭風。精武技。善舞劍。能於百步外取人。級且身輕捷。縱跳如飛。是晚獵歸。過林家。聞其言。心竊憫之。後爲婦所見。乃縱身去。翌晨有人忽忽入林門。以鈔票數十紙授婦。約三百金。言其夫寄下一百五十金歸胡子。餘作家用。資林婦及母。喜出望外。收金問有家書否。則言軍事甚繁。無暇作書。叩其姓。不言而去。俄而胡子至。如數歸。怏怏持金去。乃胡子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遂與其惡奴王八謀。欲得西鄰張姓婦。計殺其夫。張婦亦美而慧。知爲胡所殺。胡欲娶婦。婦亦不拒。以欲報夫仇故也。迎娶之後。一日胡子忽遭暗殺。人疑張婦所爲。張婦

台須撲殺  
此獄

一朔快刀  
三百金  
此成俠士  
矣

嘗亦俠醫

亦供認忽一人自屋簷躍下大聲言曰殺胡子者予也與婦何涉衆視之李雄也胡老  
痛子之死於非命送之官官訊之直認不諱官判五年監禁駒光如馳日復一日五族  
統一大功告成浩然解職歸農妻母欣慰異常叩以寄款書則瞠目結舌茫然不能答  
也母妻皆奇甚思贈金者之不知何人共感其德不已一日浩然閱報載俠士李雄事  
且有一照在其上浩然疑贈金者即其人持報問其妻妻視照果無訛浩然乃百計求  
知事得釋李妻早故求鳳甚急浩然為執柯將張姓表妹嫁之此後夫婦無間言不二  
年舉一男李自是亦不復如前狀終身惟耕讀以自給云

### 俠賊

### 李癯梅

徐子建嘉善南門人游醫為業常寓金陵於市巷間稅一居案置小瓶數十牛溲馬勃  
咸羅列其間就醫者無定酬視其貧富為斷貧者或不取值隣人咸識之皆呼為徐先  
生而不名某日有客揖而入衣服都麗辭甚謙詹自言來自燕趙頗借片席地為同寓  
徐領之詢所業語殊含糊視之舍一篋外無他物與之談恂恂無忤每午後輒沽酒市  
脯邀徐對酌不事別事忽數日徐心異之一夕薄醉不勝解履先寐轉側榻上未能

徐之眼光  
不盡

客之留於  
徐處者早  
已知徐之  
為人矣

入夢。隔帳視客。蹀躞未睡。久之。於篋中出黑色襖脫袍。易之。腰藏短刃。束縛既定。舉手  
 闢窗。脆若拉朽。趨捷如飛。燕穿窗遠逝。寂無聲息。視窗已闔矣。徐故好奇。知其為非常  
 人。遂屏息以觀。其後冷風襲孤燈。搖撼四更。向盡。客返卸黑襖。仍置篋中。拔鞘出刀。  
 血痕。徧染猩紅。欲滴。乃對刀俯泣。徐覩狀大驚。四肢戰慄。震屋簌簌。響客乃徐徐以  
 紙拭血。收刀就睡。明日徐起。臨衢小立。忽行人盛傳。昨夜撫署被賊失去珠貝。無算一  
 愛姬。且被殺。刻已下令閉城。搜賊蹤跡。如有藏匿不報者。罪無赦。徐聞言。疑客所為。然  
 不敢洩。視客若罔聞。既午。仍置酒羅肴。邀徐共飲。小酌移時。忽門外人聲洶洶。檢查者  
 排闥直入。徐惕惕不自安。面呈惶恐。隱窺客轉容貌。驪然略無異色。幸查者與徐素稔。  
 遂略檢而去。徐色稍定。客乃起曰。昨宵不慎所作之事。盡為先生所覩。然吾人肝胆。先  
 生亦所洞見。頃查者已去。幸慶無事。今僕亦將告別。敢請偕至城外一行。以蔽厥事。徐  
 不敢違。出東門。里許。綠楊數十株。遙窺如畫。旁有仆碑。長廣如桌面。客盡力撥碑。應手  
 而舉。視其下。覆一匣。外飾金瑚。斐然動目。啓蓋視之。其中珍珠充物。大均如椒。熠耀有  
 光。炫入眼簾。客分半贈。徐徐驚辭曰。不將送我性命耶。客笑曰。君何膽小。如鑿實告君。

宋管經中  
有人命俠中  
有仁

天下情  
空俠者始  
處俠

網故紙如  
金珠則金  
夾珠遊離疑

僕生平。鯁直。嫉官吏。如仇。專以是扶濟貧困。彼不義之財。均搜吸。小民而來多取之。蓋不為暴。徐不得已受一而璧。其九問何故。對刃垂涕。曰。僕雖賤。豈弄夫。黑夜為業。然未嘗輕試人命。昨宵不偶。遇侍姬起溺。遂為所見。懼其聲。賊無處遁。影故順手刃之。以免債事。然事後思之。殊覺彼冤。以是悼耳。言已拱手作別。并囑徐早去。弗久留此。徐歸寓。亦治任返善。鬻珠得千金。遂不復理故業。稍稍權子母。稱小封焉。

### 坎珂生傳

唐崇慈

坎珂生者。粵之泮陽人也。生而神異。力能拔牛角。相貌奇偉。見者咸訝為天神。生亦深自賁。少落拓。時與里中豪俠少年遊。遇不平。即挺身相助。且凜若冰霜。人無敢犯者。然家赤貧。室恆懸磬戶。乏屢屢。生鶉衣百結。處之無戚容。嘯傲自若也。且性好學。尤酷嗜左氏春秋及孫武兵法。家故有舊藏。蟲窠滿紙。生愛之如金珠。常置案頭。出必挾之。與俱。以為恆人或怪之。生笑而不答。有勸以仕者。生歎曰。嘻。吾焉能以察察之身。置齷齪窟哉。其酸節傲骨。大率類是。先是。生父與豪某有隙。豪怒誣之。官下獄死。時生方十歲。痛哭欲絕。泣訴於某大僚。以豪方貴。盛揮雨。噓雲無與作。二郎神者。生大悲。誓殺某。豪

此皆讀左  
氏春秋所  
得也

公子亦有  
心人不可  
離也

詰且。卽。徒。步。走。河。南。投。少。林。寺。爲。徒。禪。主。壯。其。志。許。之。教。以。拳。棒。技。擊。諸。法。三。年。盡。其。術。乃。挾。技。走。江。淮。間。時。豪。已。僨。事。遁。跡。遍。蹤。之。不。可。得。而。生。遂。以。拳。武。名。世。矣。岳。州。有。愁。僧。者。治。劍。術。絕。精。慕。生。名。急。欲。一。角。生。謝。不。敏。其。友。讓。之。生。曰。吾。豈。怯。戰。者。吾。聞。大。勇。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吾。一。日。夜。奔。波。數。百。里。精。力。疲。矣。以。巧。勝。人。不。武。不。勝。適。足。以。增。羞。耳。其。友。佩。服。邑。有。曼。公。子。麗。者。生。姑。表。弟。也。與。某。權。貴。有。切。齒。之。恨。知。生。勇。且。利。其。貧。也。乃。挾。貲。夜。款。生。門。請。問。欲。以。萬。金。相。餉。生。性。耿。介。堅。辭。不。受。公。子。微。露。以。意。言。詞。哀。懇。生。正。色。曰。某。豈。以。貧。故。變。節。者。何。絮。絮。爲。且。君。之。甘。言。如。飴。者。欲。有。求。於。某。也。某。雖。不。敏。固。將。以。此。身。殉。沙。場。豈。敢。以。私。故。累。公。乎。公。子。知。不。可。動。悚。愧。逸。去。將。潛。伺。其。變。會。生。遊。關。西。託。其。母。於。徒。某。生。母。亦。豪。爽。人。也。一。日。行。於。道。天。且。暮。爲。猛。虎。所。厄。自。知。不。免。卽。亦。不。呼。救。時。公。子。方。獵。見。之。驟。馬。前。射。殺。虎。免。生。母。於。厄。而。生。未。之。知。也。公。子。既。自。以。爲。有。德。於。生。乃。託。友。人。諷。以。意。生。笑。置。之。似。不。經。意。者。然。生。至。孝。意。甚。德。公。子。欲。有。以。報。之。若。無。策。公。子。不。能。忍。乃。要。生。之。父。執。王。某。往。陳。述。顛。末。且。曰。公。子。之。德。君。可。謂。至。矣。今。彼。有。大。辱。在。身。未。聞。君。有。一。言。之。報。所。謂。豪。俠。者。固。如。是。乎。生。乃。仰。

生所志大  
國非匹夫  
勇亦百夫  
讓左氏者  
秋來者

丈夫處世  
死於一死  
實得所也  
去無足也

天太息曰嗟乎天生我一副金石之質乃不欲我戡亂邊庭立功塞上乎天既生之而又阨之是天不欲我建功也夫復何言遂愴然淚如雨下繼而躍起謂王曰君疑吾怯乎吾固非貪生畏死者流所以遲遲者將有以待也且公子之所欲得而甘心者非某乎某直一犬羊耳殺之不武徒污吾刃而吾以昂藏七尺之軀乃與一犬羊謀命人其謂我何今清廷方倚某爲干城誠能號召豪傑以摧專制則某必隨軍南下吾於彼時取其頭易如反掌若是則公子之讐報而吾之志亦酬矣語畢憤懣填胸怒目眦裂足躁地陷深尺許王大驚瞿然遁去久之寂寂公子亦暫安之人皆以爲生怯也會武漢革命軍起生拍案喜曰吾得死所矣卽欲整裝而患有老母在百思不得計其徒聞之曰子義人也子能守義吾寧不能守信乎子之老母吾自養之吾將終身於此君前途保重母慮也卽拔劍刺其手流血曰有不如君意者如此手生感泣涕零哽咽拜母曰男生不能養母死當爲雄鬼以報母恩遂含淚去踉蹌行兩晝夜至某督署陳說大勢瞭如指掌乃建北伐之策某公大悅畀以重任倚之如泰山時北軍正猖獗某權貴亦在軍中生憤極召其侶飲酒大醉誓必死以劍蘸墨題詩於壁上曰甘載奔波耽丈夫

大讎未報愧眞吾。班超投筆緣時至。李廣失侯嘆命孤。萬里河山憑熱血。五方烽火警當途。壯魂猶憶關山道。血濺沙場志不殊。題畢。遂荷鎗與數人奮勇先驅。與北軍遇。凡發數十彈。無不命中。北軍漸靡。而來者愈衆。萬彈齊瀉。生神色不變。大呼躍三丈餘。於數萬軍中疾斬某頭。遂自刎死。尸猶挺立不動。

熹立曰。偶讀太史公游俠傳。未嘗不深歎荆軻。聶政輩之輕於賣身也。嗚呼。黃鶴一舉千里。寧懼網羅。使騏驥可得而羈。又何以異於犬羊。使軻政等而明此義。以報人之志。移而報國。以殺讐之勇。轉而殺敵。不更愈於身死而名滅哉。坎珂生之光明磊落。從容就義。亦非常人也。然轉輾流離。終不免於刺客之名。是天之所以阨英雄者亦至矣。然則吾之傳又烏可已耶。

靜禪

鉅鹿六郎

邇來火器盛行。殺人於百步外。技擊一道。幾如廣陵散。然火器祇求命中。淺近易明。技擊則功頗深奧。非淺嘗所悉。火器用於衝鋒破銳。勢不可當。至若兩軍相薄。短兵接戰。技擊亦須諳練。日俄之役。日陸軍獲勝。其得力於武士道者不少也。粵垣劉耀家小康。



當此百  
所不  
亦不  
者

班門弄斧  
直是可笑  
於此亦來  
於此亦來  
弄斧也

伉直好義，肆於歸德門四牌樓，貿易有年。雖隱商賈中，夙抱熱血，坊鄰有事，輒挺身排解，羣以魯仲連相目。市上忽來一遊僧，作三楚口音，環鐵面，肩荷巨鐘，二各重百餘斤，沿門募化，視商業豐富，以爲多寡，不鑿其欲，坐索不去，以鐘阻門，首人多患苦，莫如之何。適至劉店，所索甚奢，給青蚨數百，掉首不顧。劉理喻之，僧合什對曰：居士擁厚貲，出家人所求區區，猶吝不舍耶？能昇此鐘起，衲不索一錢。劉本雄於力，怒其言侮，已因力提鐘，僧乘間拍劉背曰：勇哉！急荷鐘去。劉旋覺背僵，儻如籬條，非復故我。大驚延醫診治，無効。呻吟床席，素與附近某寺僧靜禪善，時相過從，然不知其能也。靜禪偶以事詣劉，見之，訝曰：若與誰鬪耶？劉曰：無之。靜禪曰：勿誑說，此點穴法也。惜術尙淺，劉迺詳告始末。靜禪命店夥二人，緊持劉左右手，推其脅者三。劉哇然吐痰，血成團，出靜曰：幸治尙早，否則成疾。終至殘廢。劉漸平復，憤欲尋僧，靜曰：毋爾，彼必再來。偵消息，吾小弄之，藉示懲誡。徐作別去。他日游僧果復臨，見劉無恙，爽然自失。劉僞致敬，延入款茗。陰遣徒召靜，靜至，與僧寒暄數語，給曰：若背後爲誰？僧不覺迴視，靜輕撥其項，僧首竟左顧，不能轉動，駭極。知爲靜所愚，合什求恕。靜微哂曰：班門弄斧，後敢復爾否？僧惶恐。

矢誓不敢。靜探袖出小丸一。予之。狼狽而去。靜笑曰。彼雖能療。但欲復原。恐多廢時日。亦足爲鹵莽者戒。劉愈驚服。與靜交益密。嘗私叩靜出家端末。靜慨然曰。言之長矣。余俗家吳姓。自少無賴。好技擊。從明師請業。術頗精。浪迹四方。至蘇垣。聞元妙觀雅擅名勝。士女雲集。因往游。瞥觀階前古松濃陰匝地。思炫其技。解衣以手堅抱樹本。葉箠簌自下。衆皆稱賞。一虬鬚客旁立。笑曰。吾亦試驗吾技何如。觀者極力應。彼徐效余法。樹寂不動。衆多匿笑。虬曰。彼外功。吾內功。諸君請少待。便知分曉。俄頃樹果黃落。枝葉婆娑。了無生趣。虬逕掉臂行。余不禁羨慕。尾其後。行里許。虬返顧曰。視君大有深意。盍一過我乎。余正中下懷。唯唯。虬逶迤導至所居。地絕幽僻。華屋數楹。傍山而處。入門。僕役環侍。虬偕入內室。鋪陳富麗。若王侯第宅。互叩邦族。始悉虬家一母一妻二女。長適人而寡。次待字。余登堂拜母畢。向虬致詞。願廁弟子列。虬亂以他語。越日忽與余商。願以次女奉箕帚。方思習彼技。不敢固拒。擇吉館甥。賀客駢集。婚禮之盛。目所未覩。女美而勇。綽有父風。伉儷極相得。惟虬蹤迹詭秘。恆屢月外出。所與往還。半幽燕壯士。屏人私語。行狀殆非良善。心懷疑懼。且離鄉日久。棖觸歸思。夜與女言及女。嚮曰。君堅意歸。

不文是  
授之不  
意不可  
觀以他  
人即不  
少不語  
意不可

以技教人  
未免種族

此時情形  
大似關壯  
廟之過五

一夜夫妻  
百日恩情  
當爾爾

妾不敢留，亦不能相從，祇恐歸良不易，言訖，悽然。余漠不解，因俟虬回與語。虬點首曰：吳郎思歸甚善，當明日餞行。余喜告女，女失色曰：殆矣！余亟問故，女歎曰：實告君。妾家綠林之雄也，祖傳絕技，自爲講習，誓不以授外人。此間向例贅婿，不許輒歸，歸則以餞行殺之。所謂餞行者，自祖母至妾姊，層遞守戶，能力敵衆人，或可逃生，不卽立斃。昔妾姊夫緣是而死，今君又蹈此，奈何！余怖曰：然則余止不行可乎？女曰：無益，君言已出，彼令已發，駟不及舌也。余大懼，哀詞乞援，女沉思曰：妾姊技僅與妾伯仲，妾母豈無兒女情，均無大害，所慮者祖母耳。徹夜籌劃，噉吁不樂。余深悔此舉之誤，翌晨整裝欲行，虬已他往，甫履闕，女姊挺刃前曰：聞妹夫歸，敬來餞別。余與角僅數合，力不支，賴女相助始免。至廳事，有中年婦橫刀立，女急牽余齊跪曰：姊丈之歿，吾母常萌悔心，今忍更爲此耶？掩面痛哭。女母揮淚，伴左顧，余乘機遁出戶外。一老嫗白髮飄蕭，拄杖橫門，笑曰：嬌客遠行，老身在此候送，揮杖當頭棒喝，余藐其老，運劍格之，嫗力猛杖沉，如泰山壓頂，萬分危急，女飛步上，盡兩人力，僅能暫支片刻，嫗陡見女，擲杖歎曰：去休！女生外向，今果然矣。余喜脫虎口，回首視女，尚依依淚眼，目送遠人，大慟而別。及抵家，人面全非。

父母久經亡故。頓足痛恨。念前塵如夢。萬緣枯寂。遂祝髮招提。今皈依蒲團。四大皆空。而追念曠昔。佛心多情。猶下慈悲之淚。吾子解人。幸勿爲外間道也。劉聞言。驚歎良久。後不能忍。漸泄於人。其事始著。

編者曰。劉不如僧。僧不如靜禪。靜禪不如虬髯。安知虬髯外。不有高出虬髯者乎。甚矣。技之無止境也。

### 瞽子復讐

滌沃

此瞽是尤

復仇一事。載在禮經。齊襄公復九世之仇。公羊予之。柳子厚且有駁復仇議。然諸家推究。迄無定論。是之者曰孝。子非之者曰亂。民皆各執一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平心而論。當看其所處地位如何。若受治於立憲政體之下。百度修明。舉國君民均就法律範圍。無所謂復仇直擾亂治安之罪人耳。至於黑暗世界。隨地網羅。覆盆啣冤。慘無天日。則孝子仁人以不忍其親之心。爲枕戈待旦之舉。犧牲身命。求達目的。此其遇固可哀。而其情尤當共諒。瞽子復仇一事。大可風已。瞽子某非生而瞽也。少誠樸。父以爲愚。命習農業。父梁君。字希銓。爲名諸生。悻直尙氣節。邑有鉅紳。豪惡怙勢。得罪名教。梁怒倡

可知此等  
皆令測處

此是管子  
車論

其應不可  
及也

衆攻之。訟於邑。鉅紳素與大府交善。邑令仰認風旨。紳更行賄求直。財與勢相迫。而梁不得不死矣。案定。卒坐梁糾衆滋事。不守臥碑。置諸法。管子號泣營救。長跪當事之門。求別白。惟吾國人公德缺乏。見利羣趨。見害爭避。此二語可爲普通性質代表。鉅紳貴勢炎炎。炙手可熱。衆方引避不暇。不肖者更倒戈相向。具詞檢舉。爲洗脫己身地步。故雖憐之。莫有援手者。梁伏法。管子奔赴市曹。一慟幾絕。既而憬然自訟曰。與其戕身以殉吾父之死。孰若留身以復吾父之仇乎。急收淚檢拾遺骸返。負土營葬畢。奉母徙居鄉僻。誅茅爲屋。藉庇風雨。管子立意既定。輒思達其宗旨。惟鉅紳防閑週密。侯門如市。一介編氓。從何得近。獨居深念。幾於發狂。倉猝思得一策。粵中鄙說。相傳人負屈而壓於勢。不能伸。則有爲攝青鬼之法。所謂攝青鬼者。介居人鬼之間。其法竄伏荒山。敝棺下。凡四十九天。大聲三呼。如聞棺中人應諾。則其術成。隨意入仇家。隱現惟所欲。可恣情報復云云。此不過迷信積習。實悠謬不經之談。管子偶思及此。欣欣自得。決計欲行。跪母前。啼吁不語。母知其意。歎曰。兒能復仇。大是好事。勿以老身爲念。管子喜。匆促去。嘻。管子此舉。可笑。可憫。然彼未受教育。程度尙低。第天性純摯。祇行其心之所安。亦

快齋三字

瞽孝子出

實於目不  
實於心不

不足深責。瞽子奔伏巖穴。如法爲之。數天後。苦腹餒不支。幸山果垂熟。可摘而啖。每當黃昏。月黑。燐火。焚。焚。蒙。蒙。霜。露。悽。苦。萬。狀。而。其。志。竟。不。稍。變。期。滿。如。言。三。呼。恍。惚。似。有。應。者。瞽。子。甚。慰。以。爲。術。果。驗。狼。狠。返。延。羸。若。非。人。類。母。幾。不。可。辨。認。抱。頭。而。哭。良。久。瞽。子。自。覺。無。異。於。衆。大。悔。受。給。搥。胸。泣。血。廻。顧。垂。白。之。母。又。愴。然。動。色。暫。置。復。仇。之。念。樵。採。奉。母。一。日。負。擔。自。城。中。歸。遙。見。柳。陰。下。衆。人。圍。簇。瞽。子。廁。身。其。間。一。說。評。話。者。正。口。講。指。畫。所。說。爲。豫。讓。漆。身。吞。炭。行。刺。趙。襄。子。故。事。事。本。奇。特。說。者。更。窮。形。盡。相。如。頰。上。添。毫。羽。羽。欲。活。不。啻。爲。瞽。子。當。頭。一。棒。默。聽。有。頃。陰。念。曰。豫。讓。以。國。士。之。知。猶。委。曲。圖。報。况。昊。天。罔。極。耶。垂。首。回。輒。轉。焦。思。潛。以。艾。葉。薰。雙。目。使。瞎。涕。泣。辭。母。出。浪。遊。江。湖。習。星。卜。諸。技。大。約。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匹。夫。積。誠。所。致。金。石。爲。開。確。具。是。理。在。瞽。子。自。殘。驟。觀。之。不。特。讀。者。茫。然。卽。述。者。亦。茫。然。孰。知。彼。固。別。抱。深。意。也。在。再。年。餘。紳。里。附。近。忽。來。一。瞽。者。精。太。素。脈。及。揣。骨。法。辨。貴。賤。壽。夭。歷。歷。如。目。親。聲。價。藉。甚。日。僅。應。酬。十。人。輒。下。帷。謝。客。或。延。請。踵。門。奏。技。則。非。重。賞。安。輿。不。至。名。震。遐。邇。羣。以。賽。君。平。呼。之。鉅。紳。頗。耳。其。名。命。輿。致。瞽。者。於。第。使。室。人。驗。其。技。各。言。不。爽。紳。神。躬。請。按。視。瞽。甫。按。脈。驚。曰。尊。

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

官骨格絕異。僅據太素脈。未足定休咎。當兼用揣骨法。請升冠。紳臬免冠。瞽以手揣摩。自額至頰。陡扼其項。聲如虓虎。曰。死狗奴。陷殺吾父。今亦爾耶。且罵且齧。紳出意外。駭極。失聲號救。左右上前鞭撲交下。瞽體無完膚。而手堅抱不釋。紳頰肉盡脫。喉被齧斷。正譁噪間。已相持交斃。衆搜瞽身。得小刀一。遺書一。備述己爲梁某子。殺復仇原委。詞旨酸楚。見者咋舌。初。瞽子往來江湖。念欲復仇。必近某鉅紳側。方可乘隙。而當世士夫。類喜言休咎。因力研究此術。遇異人。授揣骨各技。急返故里。時變貌易形。人無識者。炫術求進。故能演此快劇也。茲事發現。轟傳一時。邑宰惶駭。不寧者彌月。紳子痛父死。亦未嘗不心折瞽孝。乃并葬之。時人多爲詩歌表彰其事。

### 蒙城少年

陳啓禎

寶應常煥文。遊幕有年。偶因事往臨。道經蒙城。舍舟而陸。車行未久。天已昏暮。一望荒野。四無人烟。勉行里許。遇一古剎。遂與車夫推門入。金漆剝落。神龕灰暗。殿東小房。僅堪容膝。姑閉門就地設茵褥焉。夜半條聞呼嘯聲。疑爲盜。潛起就門隙窺之。則三五年。據地豪談。一衣黑者曰。某氏婦蓄意害其夫。今夜必取其首。一年稍長者曰。我輩所

此言當  
甚快之矣

以其觀察  
兼屬而漁  
者乃為之  
應盜則此  
食察當非  
官比矣

依 小 史 鄱陽漁翁

三六

殺。皆。病。國。殃。民。之。流。區。區。爾。許。事。何。足。污。吾。劍。衣。黑。者。切。齒。曰。敗。紀。亂。俗。莫。此。為。甚。言。訖。懷。中。出。一。物。紅。光。四。射。向。空。飛。去。約。炊。許。其。物。復。飛。還。黑。衣。者。接。而。嗅。之。曰。血。腥。刺。鼻。其。人。想。已。身。首。異。處。矣。遂。俱。升。屋。去。簷。絕。無。聲。響。常。為。之。咋。舌。不。已。次。晨。命。車。入。城。即。聞。路。人。喧。傳。某。氏。婦。與。奸。夫。俱。駢。斬。於。榻。矣。

### 鄱陽漁翁

袁 仁

鄱陽湖有漁翁某。姓字不詳。人第見其出沒湖濱。賣魚得錢。輒入市沽酒。鼓棹向烟波深處。扁舟容與。甚自得也。一日薄暮。湖中泊巨舫。一條來四五小舟。依倚其旁。俱不之異。入夜月明如晝。小舟諸人忽大譁。躍登巨舫。大肆搜括。一女最美。垂污矣。忽漁翁持鐵竿。至大叱曰。既劫人財。復淫人婦女。若輩誠無死所矣。眾怒甚。各出刀擬翁。翁以鐵竿揮之。盡披靡。且有落水死者。遂盡棄物而遁。漁翁亦隨之。舫中為某觀察眷屬。感漁翁相救之恩。歸語觀察。使人物色。已不知所之矣。

卜人

袁 貽 蓀

友人岑君言。蓉江金某。多財善賈。其客河南時。青蚨往還。得利數千金。捆載所獲。方整。



去得奇

間得奇

卜者何人  
得之不可  
人終不可  
得知

裝作歸計。啓箱封識宛然。所藏物均不翼飛去。駭詫無計。聞某市卜人。決疑如神。姑往質之。甫及門。卜人卽問曰。君來得母爲失金事乎。金訝其先知。卜人曰。若然。金不可得矣。金知其言有因。具道所以。並聽請代謀璧返。卜人曰。吾第知爲子卜休咎耳。若欲追返失金。余又烏能爲力。金固哀之曰。半生心力。得此粦粦。一旦不脛而走。蓬梗天涯。其何以慰父母妻子哉。言次。淚隨聲下。卜人沈思久之曰。明日。期子於某寺中。試往取之。得否。未可必也。金喜諾。次晨如言往。卜人已先在乘車。共行數十里。至一山。徒步而上。寒林深邃。亂石交聳。又轉折里許。始見萬木森森中。露一巨第。相與叩門入。重樓疊閣。勢擬王者。至後一殿。頗幽深。遙見上坐一偉丈夫。科頭箕踞。卜人囑金立廡下。少俟。自偃僂上殿。共話移時。語細不可辨。惟聞偉丈夫曰。渠孤身萬里。狀殊可憫。可卽將還原金。卜人諾諾退。亟引金入珠寶房。則纍纍然黃白物。充物其中。檢得己金。原封固未動也。相與疾趨出。出數金謝卜人。不受而去。金急命舟歸。自是息跡家居。不敢遠出經商矣。

野史氏曰。卜人能先知失金。似與盜金者同夥。然爲之璧還。而不受謝。則又非矣。俠士

行徑真不可測哉。

### 某生奇遇

### 袁嘯村

此命案在

在廣東省  
運兵船

秋風乍起。霜葉俱紅。紅粧點寒山。遂如圖畫。山臨大江。下繫一舟。不甚大。舟中爲江南名士某生。時已宵深。萬籟俱寂。某生好夢正酣。忽聞槍聲隆隆。數人蜂擁入艙。舟子聞聲。無敢出禦。搜括略盡。卽挾生以行。夜色迷茫。莫辨途徑。行里許。始抵一第宅。頗宏壯。衆人挾之入廳事。一虬髯鬚老翁。面南而坐。見生文弱狀。知爲書生。喜曰。吾處正缺一記室。煩卽代任其勞。生不敢辭。唯唯而已。居數月。頗憶家。一日信足閒步。睹落木蒼茫。益增鄉思。遙聞笛韻悠揚。尋聲至一小園。叩門入。則二女鬟翠袖單。寒愁怨不勝。見生驚起。彼此展詢。始知女名景華。自幼工絃管。爲老翁所擄。閉居此中。情話良久。倏聞有人呼女。遂匆匆散。閱數日。老翁命生有所撰述。問對之間。頗露乞歸意。老翁笑曰。君旣不願留此。明日卽命舟送君歸。然不可不同醉一觴。以罄離情。遂命酒開筵。勸生盡飲。酒酣盡出。後堂歌妓。度曲景華亦與焉。頻頻以目注生。生亦不禁神移。老翁微覺之。曰。君愛渠乎。是兒甚慧黠。卽以相贈。何如。生驚喜不知所措。次日老翁使數人相衛。至山

下餽資甚厚。生遂借景華過舟歸里。花晨月夕。相對麗人。遂亦無暇作汗漫游矣。此絕與金錢李二事相類。然言者固甚鑿鑿。是一是二。都不必辨。第取其新奇可耳。編者曰。失物而得一佳人。在生亦足自豪矣。

### 秦十六

楊煦之

孫石農。浙東人。少孤。從其舅氏客黔中。嘗喜託足青樓。爲消遣計。偶於某妓家遇一客。虬髯廣頰。貌頗英異。與語大悅。因訂交焉。客自言秦姓。行十六。自是過從無虛日。客頗豪於飲。雖竟日流連。終宵酩酊。未嘗言去。去亦不言所往。孫或使人覘之。一出門卽失處所。以此益奇之。月餘。秦忽來別。問何之。不答。惟期他日相見而已。未幾其舅氏因事往魯。孫念母心殷。遂隻身歸。顧孫秉性倜儻。不甘枯寂。日必徜徉六橋三竺間。一日正由西子湖歸。途中鬢影衣香。遊人甚衆。中一女。郎丰致頗佳。不禁遙尾之行。至其家。惟一婢媪。孫佯爲乞茶。女笑與之。彼此展問。固已目挑心與。從此孫時來。女家憐我。憐卿。滿擬金屋貯之矣。某巨紳家公子。嬉春過女門。見女當戶。作女紅。驚爲天人。使人強委禽而去。媪暨且瞽。不諳事理。方絮絮道。紳家富貴。狀女惶急甚。乘隙招孫。孫以母病。猶

旅然而遊

何來信父  
乃爾佳人

順天下有  
情人鄰成  
書局

未知有變。隔三日始往。至則女門庭悄悄。聾嫗負曝簷下。詢知爲某紳子。強娶去。悲憤萬狀。搓手無策。歸益念女。不置。一日正悶極。無聊。書空咄咄。忽秦自外至。急延之入。秦詳視孫面。驚曰。別後胡清滅。乃爾。孫語以近來心事。秦怒擊案曰。豎子敢爾。誓必有以懲之。孫詢何策。曰。君不必問。三日定使若送女來。女自入紳家。日涕泣覓死。公子怒其倔強。榜掠者數矣。一夜公子被酒。凌晨覺涼。逼肌骨張目視之。則利刃橫貫枕畔。枕已截而爲兩矣。駭極。令人窮搜於床頭。得一紙。具言某紳父子不法事。並云。如再戀女。有如此枕。紳聞大懼。急令送女歸。孫早探伺門外。相見悲哽。各訴離衷。遂消吉合。使人至客寓招秦。行已四日矣。

煦之曰。俠哉秦十六。其術抑何神與。不意押衙風義。尙見於今日也。然近世別鶴離鸞。衆矣。風塵中又奚從得奇士如秦者。一一爲補其缺恨哉。可慨已。

### 黑巾客

### 袁綺園

健兒俠士。古今頗不乏其人。其散見各家傳記者。類皆譎異奇詭。駭人心目。友人有客於魯者。述黑巾客事。頗可傳。亟誌之。某年中秋。郡中諸名士聯翩遊宴大名湖。水關天。

者不遠之  
審一人來

若遇柳寒  
中商生定  
矣當作知已

空月華如洗。藏鈎射覆。劇飲甚歡。時已昏深。萬籟俱寂。衆方舉酒遙矚。瞥見遠山黑影。飛度而至。及近筵前。則一短小精悍人。頭裹黑巾。腰橫古劍。衆詢其何來。其人曰。諸君不必問。且共傳杯可耳。衆見其狀貌英異。欣然延之。其人飲啖頗豪。俄頃已盡數人之器。座中陳生素負奇氣。貿然謂之曰。觀君儀表。自不俗。能從我。卽景聯吟乎。客曰。飲酒甚樂。奚必效頭巾語。以敗清興。衆疑其不能文。客微哂曰。瑱砌月露風雲。有何不能。第無甚佳句。不如勿作耳。旣而曰。僕有薄技。請爲諸君侑酒可乎。遂拔劍起舞。往來天矯。寒光四射。冷逼肌骨。衆歎爲絕技。邀入重座。笑語甚歡。俄而月落參橫。客起別曰。諸君珍重。吾且去。天南地北。會當重相見也。言訖。縱身入叢林。捷如飛燕。倏忽已杳。衆爲結舌久之。後陳生因事往閩。道逢胠篋者。正爲所竄。忽黑巾客策馬至曰。陳先生。吾好友。不得侵犯衆。遂闕散。陳邀之同行。客笑曰。僕尙有小事未了。不能相從。但前途暴客尙多。不得不送君一程耳。復並騎行數十里。乃別去。

瓊兒

袁綺園

屠順叔閩人。幼聰穎。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憤愬之。官官受仇賂。撮其名入盜籍中。迨

環字軍大  
可驚人

捕甚急。屠遂出。亡。日暮。行空山中。腹饑足繭。枯坐危石。縱聲恸哭。哭聲正厲。忽聞落葉窸窣。一偉丈夫自叢林出。呼問所若。屠疑爲仇偵探。收淚漫應之。大夫怒曰。睹子顏色。似有重憂。乃不掬肝胆相示。徒作楚囚泣耶。言訖欲行。屠感其誠。長跪爲述顛末。丈夫曰。子欲得仇人頭乎。屠曰。固所願也。曰。寒舍去此。近且歸與瓊兒計之。屠遂從之。行約二里許。抵其家門。臨流水。茅屋頗修潔。一女子年可二十許。當戶作女紅。見客至。擲針盥起。與爲禮。自入廚治饌供客。丈夫量甚豪。取巨觥自飲。而以小爵酌屠。酒酣。丈夫謂女子曰。瓊兒。吾今日倦於獵。汝可去將某頭來。女子應聲仗劍出。共飲至夜分。女子猶未歸。丈夫顰蹙曰。吾女身手素捷。胡今日久滯彼處。俄而月影漸斜。覺久坐宵深。冷風砭骨。屠倦極。方欲假寐。雙扉條啓。則女子歸矣。懷中探一物。擲屠前曰。幸不辱命。渠家防衛嚴。僕至中宵。始得入臥室。屠視之。血液模糊。果仇人首也。不禁感泣投地。丈夫曰。既爲子復讐。此間恐有人蹤跡。子可以行矣。次晨屠遂辭出。流離至粵。傭人爲奴。十餘年。薄有積蓄。歸訪瓊兒。父。女。則徙去久矣。

月夜奇聞

袁綺園

橫然而來  
已奇來者  
為女子更  
奇

絕佳奇女  
情死非命  
情

天長樊松雲工文詞。精音律。詩酒流連。聲華藉甚。某夜於燈下有所撰述。凝神構思。屬稿未竟。忽覺有人以手掩其目。訝而回顧。則明粧靚服。一絕妙女郎也。即揖之坐。曰。深宵枉顧。卿其有意於薄福書生乎。女曰。君本雅士。妾非奔女。特暫假尊齋。一避耳。樊驚問故。女曰。少刻自知。遂登牀覆被。臥。樊近聞。薈澤不禁。醉心欲與亂。女不可。曰。妾此時心胆俱碎。容緩相報。可耳。方撐拒間。忽聞風聲蕭颯。落葉飄墮。女變色起。曰。至矣。至矣。俄見白光閃爍。穿窗而入。直中女。女卽仆地。執燈視之。已身首異處矣。大駭無措。急招密友某來商之。友曰。君齋重門深閉。此女必踰垣而至。察其服飾。似非大家宅眷。所見白光。必劍客之流。來相仇殺也。計惟有埋之牆陰。囑僮僕輩勿揚耳。樊如其言。迄不知女子爲何人也。

編者曰。當心胆俱碎之時。當以手掩人目。爲戲。其從容之狀。已非男子所能及。惜其事不傳。令人難耐。此悶葫蘆耳。

### 潘虎

陳富華

潘虎字勇成。浙之錢塘人。性豪放。任俠尚義。早失怙恃。依於舅氏。舅氏甚強悍。以奴畜。

雖為半枝  
大丈夫不  
當如是乎

實讀編鈞  
者供二語  
不禁慨然

之勇成常嘆曰大丈夫豈終寄人籬下乎恆思潛出以圖樹立苦不得遂一夕舅氏出外赴宴乃得私遁夜色朦朧間信步所之約行里許覓得一古剎門牆多已頽廢木偶亦復剝蝕不全姑入內稍憩忽一偉丈夫岸然入其人丰眉高頰眇一目左頰有一大疵目光閃閃然不可逼視髮則鬢鬢繞其面一若綠林之豪者瞋目怒視曰若何人斯敢坐乃翁地速起否則莫怪無禮也虎愕然須臾始哀述遭家顛沛惘惘出門欲於此假宿一宵明早當速行乞壯士憐而許之其人油然動容曰觀子非池中物何鬱鬱乃爾實告子我乃盜然晚近貪官污吏亦盜類也彼所盜者民脂民膏我之盜則異是擇貪官污吏而盜之子既孑然一身無家可歸盍從我盜飽煖非所憂也虎聞言心動願師事之遂從之游縱橫秦嶺間人莫敢撻其鋒未幾偉丈夫患疫逝羣盜乃推虎為首領整修紀綱禁擾旅客與貧民專擇官僚之貪墨者刮之部下為之一振一日虎信步行郊外瞥見一藍縷少年仰天而泣虎詰之少年見其誠乃嗚咽言曰余姓宋字漢卿京兆人父本為副將軍因驍勇見賞於上官後為仇人嫁禍坐事棄於市家遂中落今業商隨舅氏至浙詎知舅氏於中途遭疫歿飄零異地以是悲耳言訖泣不可仰虎憐



奸殺重犯  
何可饒也

之。予。以。百。金。親。送。之。歸。里。里。有。某。富。豪。以。納。粟。得。官。睥。睨。一。鄉。無。惡。不。作。紳。宦。皆。仰。其。鼻。息。無。如。之。何。也。虎。聞。之。代。抱。不。平。思。有。以。處。之。一。夕。富。豪。方。秉。燭。觀。書。忽。有。聲。如。落。葉。諦。視。之。一。黑。影。從。窗。外。撲。入。手。白。刃。霜。鋒。懷。然。犀。利。可。畏。旋。有。人。猝。握。富。豪。髮。以。刃。加。其。肩。曰。無。躁。躁。則。立。殺。爾。富。豪。汗。下。如。雨。不。敢。聲。惟。長。蹠。懇。饒。命。虎。柔。聲。曰。某。案。殺。某。氏。子。是。汝。乎。某。案。姦。某。氏。已。字。之。女。是。汝。乎。受。某。甲。之。賄。殺。某。乙。是。汝。乎。奪。某。氏。良。田。百。畝。是。汝。乎。奪。某。乙。之。妻。是。汝。乎。失。某。孀。婦。之。命。是。汝。乎。汝。以。爲。茫。茫。宇。宙。無。人。乎。本。不。屑。殺。汝。以。污。我。刃。今。汝。萬。惡。盈。貫。無。赦。免。之。餘。地。矣。言。次。白。刃。一。揮。富。豪。之。首。已。離。頸。而。下。鮮。血。殷。殷。飛。濺。滿。地。虎。從。容。出。囊。貯。刃。縱。身。一。躍。杳。如。黃。鶴。不。知。所。之。以。後。不。復。見。其。蹤。跡。

### 鄭鐵蛋

### 王吟秋

鄭三畏。河間人。孔武有力。橫行一村。村人畏之名之曰鐵蛋。蓋鄭有鐵蛋。二生平利用之器也。河間素多盜。徧地萑苻。居民難安枕也。鄭居河間之某村村一小部落。居民不及百戶。願鄭家素貧。無兄弟。妻子僅有老母。鄭性至孝。雖家無粒米。必供老母飽心始

貧富不知仁  
幾許值人仁  
幸矣之亦云

試問此心  
可對天日  
人者世有幾

伏中之孝

蟻蚌相爭  
漁翁得利

安也是年歲旱民不聊生米珠薪桂鄭不得已乃出為盜綠林中威推重之厚禮優視  
 一日富家張某被劫十餘萬金銀珠寶被劫一空張翁亦被殺張翁者小人起家為  
 富不仁之流也案出大吏飭捕嚴追偵騎四出無何喧傳盜首已被獲盜首非他蓋即  
 大名鼎鼎之鄭鐵蛋也繫之官開庭審訊鄭手足被械毫無懼容行動如故官命跪誓  
 不屈膝官怒命杖大杖鄭大聲叱曰鄭某非貪鄙小人乃為飢寒所迫出而為此自問  
 扶弱抑強不妄取良家一文錢此心可以對天日不似汝輩貪鄙卑污之狗官暮夜黃  
 金舐痔吮癰是可恥孰甚也官大怒命杖無算重刑徧施不肯供餘黨談笑自若官無  
 法命執其老母來鄭一見母大聲痛哭謂兒無狀貽母憂矣官謂但能供出餘黨必釋  
 爾母鄭素孝乃信口捏供洋洋數千言官信以為真乃取供釋鄭母案定鄭論斬立決  
 鄭居獄中狂酒高歌談笑自若一夜呂令燈下閱部文倦而假寐忽見黑影如電光迎  
 面一閃兩蛋自居椽飛下中邑令額血腦迸流立斃衆大譁俄而喧傳火爇大堂之上  
 已成燎原衙吏大驚失色竭力撲滅卒不及已焚去兩楹開監查諸囚犯咸不脛而走  
 鄭亦杳如黃鶴獄門大開械梏散地合邑失色事聞撫院獄卒立斃杖下官已死不追

嘗謂俠士  
能出其技  
以報國  
必觀其福  
孫生投軍  
未始非戰  
國機也

數語大義  
凜然

究兩年後有人言西門外大覺寺新來一僧終日閉目趺坐不誦經不茹素歌哭無常銀髮已滿華顛矣有人細辨其面目即大名鼎鼎之鄭鐵蛋云

### 孫義士

吳綺緣

江左孫生家傑少年任俠好義人以其伉爽即以義士名久之其眞姓氏幾且失傳矣義士當兒時即饒膂力門外有磬石重數百鈞雖壯夫猶不可勝任而義士則每擢袖舉之高出於頂行數匝更返置舊處顏未嘗稍頰也既稍長以重禮徧延名教師授以技擊之學力學不怠數歲而成幾可辟易百夫矣後忽投某將軍部下與士卒伍冀立功以自顯暇輒以技自炫於衆一時同儕無足與抗者會有鹽梟結衆侵掠城市民居皆流離奔走城郭一空其邑令抵省請救因以百人往勦之義士亦與其列然賊勢殊張甚時鎗礮雖不多見而賊械即已精絕刀劍之屬皆新發自劓者數尤衆以較義士軍幾逾十數倍爰是士卒皆惴惴然不寧且有潛遁者義士亟慰之曰吾輩雖食國祿職本在於衛民今臨難苟避則又何用吾輩爲哉今苟努力殺敵則賊不審我軍之多寡虛實必有所法島合之師誠無足畏行必自潰不勞我軍之進逼也一旦怯之則賊

以勇取勝

功成不居  
才爲難能

殺奸即以  
不止殺何嘗

且。以。我。軍。爲。弱。而。可。侮。乘。勢。進。擊。我。軍。必。無。鬪。志。何。足。與。抗。行。且。無。嚙。類。矣。衆。感。其。言。  
立。一。鼓。作。氣。整。軍。進。擊。匪。雖。易。其。少。然。恐。有。後。援。勿。甚。力。戰。義。士。拔。劍。躬。爲。前。驅。馳。入。  
敵。陣。瞑。目。狂。呼。熱。血。四。濺。十。盪。十。決。莫。不。如。意。匪。衆。皆。爲。之。披。靡。伏。屍。徧。道。餘。九。十。餘。  
人。見。狀。亦。奮。然。起。接。戰。無。不。以。一。當。十。匪。衆。益。不。支。則。呼。噪。而。潰。存。者。蓋。已。無。幾。矣。歸。  
叙。其。功。義。士。獨。膺。上。賞。而。餘。衆。勿。與。焉。義。士。心。滋。勿。平。侃。侃。然。曰。殺。賊。非。一。人。功。也。衆。  
皆。與。焉。今。若。此。是。失。之。於。偏。何。以。平。部。下。之。心。哉。僕。非。好。名。利。者。比。殊。勿。敢。先。衆。受。更。  
強。之。者。行。且。遁。矣。上。官。雖。嘉。其。誠。而。終。惡。其。強。項。必。欲。軟。化。之。以。爲。所。用。義。士。終。勿。聽。  
竟。乘。隙。遁。去。削。髮。爲。比。邱。自。嘆。曰。吾。昔。殺。人。如。麻。心。滋。勿。怒。今。其。可。藉。以。自。懺。矣。遂。獨。  
處。窮。山。冀。以。晨。鐘。暮。鼓。喚。醒。愚。頑。竟。矢。不。復。出。  
一。夜。萬。籟。皆。寂。義。士。猶。兀。坐。蒲。團。上。澄。慮。凝。神。態。如。入。定。忽。聞。山。外。有。呼。號。聲。絕。慘。爲。  
風。聲。所。送。隱。約。度。入。耳。際。初。欲。排。闥。出。一。覘。其。異。繼。忽。自。歛。恐。違。我。佛。習。靜。戒。久。之。聲。  
益。慘。不。可。自。遏。私。念。曰。佛。門。固。以。慈。悲。不。殺。普。濟。衆。生。爲。旨。今。苟。能。誅。暴。以。安。良。善。則。  
伊。未。背。其。戒。律。也。苟。視。死。不。援。則。直。勿。似。人。類。所。爲。行。且。爲。衆。生。詬。詈。矣。佛。云。乎。哉。遂。

此時若守  
殺我與死  
多人矣

今自縛奇  
法

振衣欲出而寺門適已下鍵不及往啓則自踰垣出隨哭聲以行凡超躍三數里抵一處已有居人惟戶已洞開適罹盜劫盜衆凡數十輩明火挾械勢洶洶焉室中居人十九被繫因徧索不得多金未償所欲方將施以炮烙之刑爐炭已熱且熊熊吐燄矣室中人惶遽欲死婦女尤甚或稍呼號則衲背且隨之下胸背間立無完膚婦孺益駭哭聲驟縱義士憤火中燒立排闥入盜初聞聲大驚疑是邏者繼見僅爲一僧則復無懼不暇問訊操刃立前義士益怒起一足蹴之倒詈曰賊徒學技未成乃敢爲禍鄉里耶罪直不容誅矣盍速返洗心革面勉爲良善則衲當仍守佛法赦之脫勿然者殺戒立啓汝曹終無得免者矣盜終易之然見其勇則又稍却遂集五六人上義士仍一一撲之倒餘衆欲遁義士以身堵其戶勿令出口若曹欲抗拒直自取死耳衲亦無權擅誅汝輩仍當以國法處之也遂徧解其腰帶分縛之如治羊豕盜衆咸瞑目勿敢抗或稍轉側義士以一指按之立徧體癢痺疲不能興矣餘二三衆被逼退立墻隅坐視義士縛其黨終苦不得遁有一人頗狡潛躡足走入義士後力蹴其腰義士返顧如勿甚覺者擲以索令自縛曰不從且殺汝其人懼果自縛義士盡解室中人令出而以巨石

堵門際蓋得之於山側者雖以數十人之力往移猶勿堪勝任而義士則手撥之且如弄丸也繼曰盜無能爲矣公等可速往報邑令請兵來盡縛之實之如法若衲事已了行且去勿得久羈恐爲同伴知而晒爲故態未改勿似佛門弟子也遂去室中人爭謝之倏已不見於是羣盜皆懼大辟鄉里爲之安寧皆誦義士之功不止吾邑有孫姓者曾得一見義士於九華某寺謂年事已高見人恂恂可親有長者風問以技擊笑而不答殊勿類少年時乃曾有如此豪舉者殆習禪學已深故勿屑以此類自炫矣

俠盜

袁綺園

清光緒間財政支絀廣開捐路人才之稱否不問也懷慶知府某公輪勸款鉅萬得保舉知府復資補是缺下車後貪婪無厭縱吏爲奸其子某本統袴流酒色是耽偶出遊俊僕相隨道逢龍鍾老嫗挈一弱女子北行其女子亂頭粗服媚態天成公子睨之不禁神移詢知爲賣漿者女郎命僕授意老嫗欲納其女作小星嫗曰老身生平僅此女已許城西藥室趙氏兒矣公子溫語曰吾多與若金使若女從我勝作市儈家媳萬萬也老嫗怒曰吾女自有夫不願事貴人青天白日欲強占良家女耶公子益怒命惡

失之東隅  
意欲救之  
乘機

前陣未盡  
漸陣又得

僕毆老嫗。老嫗益哭。罵其女。亦哭。道路行人咸畏。公子勢莫敢撻。其鋒方喧。忽捕役蜂擁一囚。至衆僕。遂辟易。諸捕過盡。最後一碩其軀。盱其目者。江洋大盜某也。時盜手足俱縛。衆僕扶掖而行。初暝。日徐步。及聞哭聲。張目視之。則一老嫗。匍匐道左。氣奪聲嘶。問知係大府公子所為。不禁。曠日怒吼。鐵練盡斷。執公子痛毆之。拳石交加。救者輒披靡。須臾而公子死矣。觀者大譁。盜方欲遁。回顧老嫗母女已被執。因歎曰。吾害若矣。遂自就縛。衆人同執之。至署。具告以故。某公聞子死。恨盜甚。掣簽命杖鞭笞。齊下盜立斃。而老嫗母女無罪。命釋之。嫗女感盜恩。覓其尸。為之營葬焉。卒不知其姓氏。

黑衣俠

幻音

某翁業捕魚。以一葉扁舟為家。雖無富貴之樂。却有烟波之趣。不幸老妻逝世。乃負趙某三十金。理葬事也。趙固里中奸梟。雄於資。見翁有一女。涎其美。意欲得之。故伴為假金翁。女年屆。豈。蔻。丰姿秀麗。姍姍可人。宛如大家閨秀。故人咸稱曰。女娟復生。殆有如趙簡子來作翁之快婿翁益自得。詎知事遭不測。趙又屢索所負。翁囊空如洗。乞緩於趙。趙大怒曰。老叟垂死之人。而欺余耶。余言已出。不可改。汝力不及。當攜汝女去。尙何

當黃之類  
被不及類  
廢人之屬  
能然

當機之日  
亦有一飛足  
先者約在

圖顯之意  
在辨其說

他言疾呼羣奴前進挾女行翁涕泣伏地女亦哀號正逼迫問一黑衣者飛至叱曰鼠輩敢爾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無禮趙曰汝敢涉乃公事豈有負余金不償哉汝速去黑衣者曰頃之所言余均悉汝何得強質其女而更施虎狼之威余有金願代償汝取之可去趙曰渠曾有約在先今則何可食言翁曰冤哉此汝讐言趙即力毆翁黑衣者大怒飛足中其腰趙仰仆不能起呻吟求救謝不敢旋釋之去翁與女泣謝無既叩姓氏則笑而不答薰覺清風一陣黑影飛去已不知所之

榜人某

達菴

張某軼其名業藥材性豪邁好結納勇士藝固不精然有腕力一日有游僧持重可數十斤之鐵木魚來肆置櫃上強索資張頗愠持木魚向街前一擲立成齋粉曰速去母溷乃公事僧徐拾木魚回顧而去後十餘年張貿易江南往來揚子江某年同舟中見榜人年四五十許食量兼人張異之待遇優渥榜人亦喜與周旋一日舟泊鎮江見前僧路過江干默語移時而去已而有小沙彌持刺謁舟邀過方丈張知是前僧報復念不去恐示弱去則懼危正志忒問瞥見榜人即問方略榜人曰吾二人可同去如有危



前方以爲  
夫必得權

不戰而却

天地爲重  
金鋼作任  
一兩之真得  
離十二日

險老夫當之張欣然邀往及至一大叢林先有老僧童顏鶴髮拐錫相迎曰小徒前在  
貴處曾經領教茲具素筵爲二公一洗塵耳貧衲風燭餘年猶得仰瞻豪傑眞三生有  
幸矣張遜謝不遑既入先有僧衆數輩在皆虬髯繞面戟立弩目橫眦兇猷撲人見席  
上簞盞亦殊豐腴回視各門具下鑰矣張與榜人入座若不介意者諸僧在旁蹀躞私  
語或作鸞鷺笑榜人若畏熱解衣納涼持衣笑顧諸僧一手托石柱納衣柱礎石柱重  
約數千斤二人方能抱上豎時非數百人不能也僧衆見之汗涔涔下知非易敵遂  
不敢冒昧從事或曰榜人即某少年曾請纓於某大府屢立奇勳仕至提督後以仕途  
塵擾遂以榜人隱云

### 阿八

王笨伯

客夏余乘小艇至道墟中訪友行經附郭十里許忽聞有聲如怨如慕啓蓬視之則一  
丐沿岸行喃喃自語曰今兒東明兒西乞得一文錢飽了滿肚皮言已大笑余大愕索  
解於舟子舟子曰是人也吾亦不知其爲何許人人咸以阿八呼之觀其流於丐僅爲  
吾人憫耳第察其品性殊可敬也曩者有大腹賈自湘中歸途間遺一篋阿八拾視之

英。蚨。曩。然。又。有。鈔。幣。之。屬。或。貴。重。物。阿。八。緘。而。守。其。地。或。笑。或。哭。或。諂。或。罵。作。異。狀。以。諷。失。主。火。傘。當。空。揮。汗。如。雨。下。人。不。可。以。片。晷。耐。而。阿。八。則。不。移。半。武。人。因。有。所。得。或。問。之。阿。八。不。答。復。噴。以。鼻。人。亦。聽。之。不。與。較。也。既。而。買。至。詢。及。阿。八。八。壁。奉。焉。買。器。之。壽。以。金。一。錠。錢。百。緡。八。固。却。曰。物。君。所。失。也。我。縱。得。之。非。分。也。君。酌。我。禮。也。我。無。他。願。但。求。一。飽。買。遂。饜。以。酒。食。八。既。果。腹。辭。謝。而。去。途。人。咸。謂。買。須。重。酌。之。買。復。爲。丐。築。小屋。數。椽。八。終。謝。不。受。於。是。八。之。賢。名。大。噪。比。鄰。知。之。者。不。時。餽。以。食。八。既。飽。後。無。他。求。仍。丐。食。於。來。往。過。客。或。予。以。孔。方。至。多。不。逾。十。多。則。雖。予。不。取。時。人。多。目。爲。賢。丐。云。笨。伯。曰。還。人。之。遺。而。不。求。報。得。之。惠。而。不。望。奢。其。人。雖。丐。其。行。可。嘉。矣。

### 天涯一劍客

### 王笨伯

水。出。豐。江。岸。闊。而。流。清。爲。武。越。通。衢。叢。山。險。峻。綠。林。出。沒。無。常。行。李。咸。生。戒。心。日。者。有。客。江。南。歸。者。經。此。猝。遇。若。輩。阻。客。之。進。客。故。儒。雅。士。時。載。一。巨。舫。舟。子。急。趣。客。自。計。客。危。坐。屹。不。動。俄。一。豪。客。入。睨。之。不。類。肚。餒。者。因。曰。壯。士。欲。何。爲。我。阮。囊。羞。澀。無。以。報。命。願。有。斗。酒。獨。酌。無。聊。與。壯。士。痛。飲。可。乎。豪。客。奇。之。曼。聲。應。曰。覩。君。非。宜。海。中。貪。墨。殆。文。

權文湯失  
意人乃能  
爲奇士

此客今  
如在爾日  
之類不足  
斷也

場失。意人乎。我固非盜。特侶盜以鋤惡耳。今大患且臨。雖然。請有以出。君難。因舉。學大  
飲酒酣。羣盜擁入。見對飲。欲難之。豪客似不爲意。作欠伸狀。既乃出。匕首格殺二人。餘  
聞有變。皆沒水。尋命豪客。始終不與客通。姓名既爲客脫。難載舟。他往客德之。欲踵則  
槩如飛。翅不可及。他日訪之。又不得已。而鄂渚舉義。客以訪友。至鄂復相值。時豪客投  
黎公。麾下。因通款曲。並出示所著書。蓋俠而士者也。書標天涯。一劍客日記。所記咸鋤  
奸伐暴。事客事亦列焉。有曰。必欲殲除天下不道。吾方釋恨。客欲報之。則曰。我非望報  
者。特盡己責耳。自後有問。皆不答。未幾。身葬。彈林客哀之。覓其遺骸。不得。出重金。僅得  
一肖似之。鬻體而瘞之。事爲客友述於余。惜不詳其姓氏。僅得以天涯一劍客傳之。  
笨伯曰。劍客其朱家郭解之流亞乎。叔季宦政不綱。民生日敝。流毒所被。羣盜如毛。使  
天永其年。則萑苻之風。或可稍戢。至其投身軍旅。爲國捐軀。尤爲亮節。可風。惜費志以  
終。而名不顯。謂非一恨事歟。

### 雙俠聯婚記

楊佩玉

甲寅秋。余肄業金陵工校。契友吳君伯敦。爲余述雙俠事甚詳。因攬其事。以入我說部。

供獻於闕者。顧余書此事。始則肅然敬。中且慘然悲。卒乃瞿然喜也。

向生曜華。天津人也。椿萱早謝。隨叔赴山東。家居濟南城內。幼工詩文。長負美譽。容貌都麗。性情溫和。翩翩佳公子也。顧年雖弱冠。猶未得偶。蓋以選擇之嚴也。遠近有女者。咸相豔美。欲招爲婚。而曜華終不顧其動人。愛慕有如是者。

生遠鄰張某者。稍有積儲。娶金陵某氏女爲妻。生二女。長名蘭娟。次名蕙娟。蘭娟年方二八。具閉月羞花之貌。魚沈雁落之容。識詩書。能吟咏。貌若西施。才同左芬。父母愛如掌上珠。女羨向生之才華。豐貌私窺。宋玉已非一日矣。

冬去春來。桃花紅。雨楊柳綠。陰一日。天氣晴明。曜華孤獨無聊。信步出門。作郊外遊行。近林邊。覓石磴而坐。意殊鬱鬱。忽有一女郎自林中出。姍姍而來。眉目姣好。修短適宜。女郎見生。笑靨生春。行近其前。翳何人。翳何人。卽向生遠鄰張蘭娟也。蘭娟渴慕向生。特以把臂無從。晤談爲難。因時時偵察生之行蹤。冀謀一聚。是日生赴郊外遊。適爲所見。乃繞道而往。先向生前。曜華見之。驚喜交併。意欲引避。女子力啓其朱唇。出其清婉之音而言曰。哥勿驚。哥處此得毋岑寂寡歡乎。妾候哥於此久矣。生曰。密斯何相遇之。

巧耶。女赧然無語。出其潔白之巾。拂石塵而與生并坐。生曰。吾坐於此。竟忘姊立而不  
姊坐。幸恕我二人把臂談心。卿卿我我。樂乃無比。正笑談間。忽聞嘯聲震野。一巨虎自  
林中奔出。搏生以去。生號曰。張氏姊救我。救我。蘭娟手足震顛。茫然不知所措。盡以其  
一生之精血。靈魂全注於向生之身。雖以性命與易。亦所弗惜。就其旁撼大樹拔之。怒  
持樹往追。達里許。震天一呼。虎驚而退。生得以脫。因盡其畢生之力。以擊虎項。虎負創  
猙獰。鼓勇迎鬥。女郎又連擊數下。虎遂斃。夫以蘭娟一嬌柔女子。今乃舉樹以擊此虎。  
論理亦烏能勝者。第女子愛情之力。至偉無倫。凡此愛情所鍾。恆具神秘之力。厲乎其  
中。故卽力所不及者。亦能舉重若輕。擊虎若擊鼠也。雖然蘭娟之義勇偉力。誠足令人  
欽佩不已。吾是以肅然敬也。

時向生雖賴蘭娟之力。得以脫虎口。顧智覺全泯。兩手荏然無力。沈沈不省人事。蘭娟  
心血鼓盪不已。乃攬生於懷。搖之呼之。終不醒。念今者彼人雖就我懷。抱脫此長眠不  
醒者。我將何如。設母虎知而尋至。以追余者。更將若何。斯時蘭娟恐怖顛倒之情。已達  
極點。魂靈飄飄然若將遐舉焉。

從此肉生  
宜自戒虎  
口餘生

已而遙見燈光齊明如召生與蘭娟二人歸者。蘭娟仍攬生於懷。以一手抱其頸。以一手挽其兩足。雖嬌軀晃蕩未定。氣喘心急。勉力自持。奮其兩膊之力。抱其似死之人。遂此燈光顛頓而行。行至市上。爲雇車以送其歸。已則另雇一車。隨其後。抵戶視車夫扶之入。而後返已舍。

返後蘭娟心念向生益切。祈祝盼望。時又遣其寵婢往詢。恨不能生兩翅飛至向生牀邊。以慰其岑寂。向生醒時。宛若夢境。不自知身在牀席也。旣而恍然覺悟。深感女士之救其患難。得慶出死入生也。

不數日生已健全如常。日必過蘭娟家數次。乘間相與把談。蘭娟曰。前日設無妾在。哥亦不致飽受此驚。是皆妾之所以害哥者。妾心良覺不安。生曰。我苟無姊以救。則吾早已身藏虎腹矣。我今再生。皆出吾姊之所賜。直令我存沒均感。不敢忘此恩也。吾今與姊有所商。吾兩人時在外立談。足以惹人注目。人言可畏。余一身雖不足惜。如姊之芳名。何蘭娟曰。是誠可慮。哥果有計處。此乎。曰。有余當囑余妹。時來與姊偕。姊得此可常往來於余家。尊意以爲何。如蘭娟曰。良佳。良佳。二人遂握手而別。

移時、曜華之門時、見有兩女郎、攜手出入、歡洽如姊妹、讀吾書者、亦知此二美、爲誰是、即蘭娟與向生之妹、菊倩也、向生與蘭娟相見、必彼此以笑臉相向、情投意合、親愛無似、日相徵逐、與花前月下久之、二人遂訂盟於紅桃下三生石上、向生特以其最愛之寶石約指、脫贈蘭娟、且親爲加之於其纖纖之指上、蘭娟亦出其精美之金時計、報生以爲訂婚之紀念品、二人各寶藏其紀念證物、惟恐或失。

詎好事多魔、蘭娟最親愛之父母、先後染疫而終、蘭娟親視含殮、躑躅悲呼、萬種傷心、充塞胸臆、痛不欲生、親戚羣集、慰勸稍止、然其哀不稍減、仍日夕在眼淚中、討生活、自遭父母喪後、家空如洗、欲圖自盡、顧一念及生、不忍令傷生、心惟度日維艱、不得不乞援於戚串、家意舅父在金陵、擬往乞貸、既決、乃摒擋旅資、得十元有奇、乘津浦車赴金陵、以謁其舅父、山色蒼蒼、汽笛嗚嗚、而蘭娟孑然獨行矣、野色淒涼、斜暉掩映、若送此孤苦無依之女子、而作可憐之色、依窗斜臥、但聞風聲與車聲相應、答迷離、倘恍中、又似遠遠聞其父母喚女聲、醒則知其爲夢、心至淒厲、淚亦隨之奪眶而出、久之、汽笛嗚嗚、報道車抵浦口矣、改乘小輪至下關、復搭寧省火車入城、往訪其舅父、斯時、蘭娟心

中。以爲至。則即可得其援助。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蓋其舅父已先數月移居滬上矣。屋舍依舊。人則全非。竟大失所望。不得已乃覓一旅館。以暫棲其困憊之身。

孤館淒涼。一身零丁。迴思舅父移居。不知在滬何處。殊難尋訪。且旅資將罄。返魯則度日維艱。赴申則旅資不給。處此地位。進退兩難。再厲旅館。勢將不支。不禁大哭失聲。可憐無依。鮮花不慣。風狂漂零。豔李難逃。塵劫蓋蘭娟。在旅次早被一般惡鴿。窺見欲引爲奇貨之居。陽示慰勸。陰使險毒。後竟落其機。穿白璧無瑕之蘭娟。遂墮入孽海。而爲世上之可憐蟲。余書至此不能不爲蘭娟傷。是以中且悲也。

至此略頓

進院之前。蘭娟絕無所知。一日有人召其往。至釣魚巷。乃爲一惡鴿所誘入。及蘭娟知爲人賣。椎心飲血。欲圖自盡。以脫苦海。而迴念向生。則其念頓消。知卽死此心終不能表。白於人世。何如忍死頃刻。或可見憐於彼。蒼得援於他人。惟終日以淚洗面。而自恨其命薄耳。龜鵠監督嚴密。恐其圖盡。有欲辱及者。蘭娟抗死不從。雖慘遭刑毒。而志不屈。誓不應客。故此時之蘭娟。身在泥溷。固猶是白璧無瑕之女子也。

臞華見蘭娟離家久不歸來。特親往探問。其婢媼則已杳然遠去矣。僅留其妹蕙娟坐。



而哭泣詢之亦不知其姊之何往。心念益切。惟恐其遭意外之禍。遂致寢食俱廢。如發狂癩。祈夢請卜。茫然不得影響。既而躍然起曰。吾愛所至。不過在域內堂。堂男子不能救一女子於水火之中者。非丈夫也。遂挾其歷年所積之資。告別叔父。出走京津。歷武漢。徬徨訪問音塵。不接。越險阻。犯霜雨。跋涉山川。飢渴不顧。凍寒不卸。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者。後至金陵。延偵探報警署。詳細察訪。蹤跡殆遍。仍不獲消息。一日披覽報章。見某妓院新到一妓。名曰娟娟。色藝俱佳。遇友邀飲於蘭娟處。曲巷傳車。深宵刻燭。頗極一時之樂。迨其酒力醒。見室隅有一絕色女郎。淒豔若雨後梨花。煙中芍藥。默然不發一語。若重有心事者。向生審視久之。不覺惻然心動。詢其名爲娟娟。聞其口音似山東。觀其儀容。絕不類風塵中人。乃約以明日來訪。

翌日傍晚。蘭娟默坐房中。芳心撩亂。思潮頻起。狀至淒絕。正思馳問。忽外報客至。未幾足音登然。一少年翩翩入。少年爲誰。昨日相約之耀華也。蘭娟見生似曾相識。叩其姓名。具答之。蘭娟聞而大哭。伏於生懷。勸之哭益哀。詢之不答。強之者再。蘭娟乃嗚咽而言曰。妾薄命。身墮溷中。更何顏以見耶。君言時若斷若續。良久乃畢。其辭生不解其

言叩其究竟。蘭娟泣曰：君亦知妾爲君未婚妻。蘭娟乎！生聞之，若夢寐，慟哭失聲。院中咸來爭觀，不解所爲。生力屏婢媪，蘭娟以前事泣告。曜華、曜華黯然曰：卿勿悲，余當爲卿脫此孽海。其靜以待之。蘭娟含淚感謝，握手而別。

翌晨，有偵探與警卒數人至院中，向搗索。還蘭娟，搗以威懾，不敢藏匿，立卽與之而搗。爲警卒縛，以出送將官，裏去。蘭娟見生於旅次，感極涕流。至是反不能出一言語。生挽生之腕，堅握不釋。生遂與之俱歸濟南，擇日完姻。卒成眷屬，吾書至此爲之額手稱慶。是以終乃喜也。

有情入成  
了於願

編者曰：只離合悲歡四字寫來恰也，令人動情。

### 任猛

### 王無爲

任猛字无畏，建安人也。父霸，兄勁，咸治拳術，以技勇聞於鄉。猛亦習之，然秉賦弱，習技若病負重，學焉而莫精。平十五，從父遊蘭台，時蘭台有拳師曰褚病鶴，賣武通衢，觀者如市。猛見其演拳，不以力尙，心好之，欲從學，以告霸，霸恥被不能教子，名阻曰：吾技雖不足多，要亦足汝學。奚爲外求師哉？猛曰：體荏者宜進技求上人，觀乎彼之矯捷，必有

無是見地  
高超

過人者矣。霸怒曰：彼支離者，不勝一舉措，寧足師汝？必也其無辱任氏，更姓名而可。猛遂不敢請，而竊從褚談造詣，歸閉戶自習。霸不善所爲，而無如何，思欲創褚以自見，常往觀其演拳，以所演落平易也。輕之，趨與校而敗。褚太息曰：吾傷人矣，心異之。然身無顯傷，第覺脅間頗麻木，逾旬而病，脅痛甚急。猛知中要害，潛爲求藥於褚。霸乃獲愈。猛由是知褚進技深遠，嚮學彌殷，而霸仇褚益甚。求名師受業，爲復仇地。閱有伍信，爲少林派正宗，名滿江湖，遂從學。逾三年，技稍進，將往覓褚。伍詢所適，以實告。伍搖首曰：未足。未足，曰：如何？曰：病鶴敵百人，吾猶忌之。汝無論矣。汝技初入膚，莫孟浪也。霸以爲欺，卒訪病鶴。病鶴笑曰：吾守三年矣，未易試拳，無已，其爲君試之。擊石柱，柱落碎石，拳不少損。霸始服病鶴能，因以猛爲其弟子。猛十年竟所學，駭駕病鶴，然不好鬥，或將與校，則謝不能。人莫之知也。會建安有土豪趙某，負技橫行鄉曲，道路皆側目。值趙有養神之舉，強募香捐，至猛家，索十千。猛曰：吾家非豐，安得此多金？予以百文。曰：煩首事爲焚炷香，神知吾貧也。趙晒曰：爾有百頃良田，乃言貧，誰則不貧者？且吾爲趙某言，則必踐謂當十千少一文，未了若事，旋置百文于几，曰：吾以明日遣取也。遂去。猛亦不顧而入。

翌日來五六人皆魁梧少年。坐索香捐。意氣甚猛。盛婉言却之。五六人齊聲曰。此無與吾事。特奉趙某命。取香捐耳。曰。不與。將奈何。於是皆起曰。汝能爲是言。必無悔矣。猛亦怒曰。命之不恤。悔于何有。寄語趙某。任無畏有死而已。不能辱也。來者相視而笑。中一人曰。是將蹈陳家覆轍。時陳姓亦以香捐故。爲趙所創。故有是語。猛益怒。揮令出。且曰。爲道任無畏。欲人加創其身。少焉趙果至。盛氣虜虎。卒問曰。爾任猛字無畏者耶。時勁在旁。慮猛不敵。挺身曰。然則奈何。趙顧之而嘻。有間徐曰。爾父子以勇力鳴鄉曲。獨不知有趙某乎。雖然。此無與汝事。吾爲若訓弟也。勁忿不可遏。進而擒之。然趙多力。勁莫能勝。傷股而仆。猛疾趨趙左。騰一足加趙。趙跌退丈有尺。傷折臂。由是不敢恣意凌壓。里曲人以知猛賢。猛晚年走天津。渡申江入浙水。到處皆授徒。而不以絕技自見。接人和藹。或犯之。略無怒容。嘗語人云。拳術一道。害人有四。野性莫馴者。無技易制。懷技而精。是生虎翼。害一好上人者。無技易屈。懷技而精。斯揚烈焰。害二愚而好自用者。無技不肆。懷技而精。泯喪虛心。害三魯莽蠢豪者。懷技而精。動必傷人。懷技不精。適足戕身。害四。唯不蹈此弊者。能以之助育體質。起衰爲強。增益涵養。反躁爲緩。然於今則渺乎。

由來權臣  
禍國甚小  
人禍甚大  
與時俱進  
與時俱進  
與時俱進

不可親矣。猛年八十卒於建安。彌留時猶力戒子姪徒衆勿輕鬥。勿多傷。嗚呼。可謂進技以道也已。

### 大俠王某

鄧天平

有清高宗之世。和坤專政。恣睢貪暴。天下被其毒者。不可以勝計。逆鱗薰天。罔有敢挺而走險。以一捋其虎鬚者。其鹵簿侍從。尤貪橫不法。仗和勢。東西搜刮。踵跡所屆。無異雀荷之肆。其傲擾也。所至地。其官吏莫不視之如神明。奉之若君父。逢迎諛媚。惟恐不至。拂逆其意旨者。禍且立降。黜陟降調。又悉懸諸若輩。掌握故爲治者。自不得不爲虎作倂。割削吾民脂膏。以供奉之俾自保其祿位。其人或驟然喜。頂且立紅翎。且立花矣。噫。當其際。若輩固具有回天之勢力。其施吾輩小民。以蹂躪踐踏。若不經意。一反覆。問吾民。遂莫不被其害。向之奴顏婢膝。芻狗勿若者。面團團作富家翁矣。我瘠而彼肥。天之厄人亦甚已。願當逆霧方張之際。有一事頗足令人拍案大快者。則大俠王某爲沈寡婦事是也。初有沈寡婦者。其夫逢龍。嘗爲守魯越間。所至有直聲。卒以鯁直忤當道爲人。搆陷緹騎。立下繫獄。中半載餘。而瘠死。遺二子。長樞。次積。逢龍在日。固稍有積資。

前車可鑒

至是寡婦遂攜二子挈其夫柩。下居於浙上虞之某邨。擇地營葬。窆窆粗定。乃置田頃餘。雇二傭司之。茅屋數椽。足蔽風雨。寡婦固大家女。嫻文事。終日課兒外。兼治紡織。以自給。又善居積。居四載。田之瘠者肥矣。向之薄資數且十百倍之。邨中類皆中人家。故寡婦至是。頓以富稱。樞年方及冠。豪放有力。邨中多獵者。寡婦命從業焉。積方朞日。隨母讀。呼唔咕。頗恂恂然。有書卷氣。寡婦居嘗謂樞等曰。仕途兇險。汝父卽戕於是。故余寧願汝等老於布衣。彼玉堂金馬。蜃樓泡影耳。一轉瞬間。冰山摧倒。身敗名裂。在昔豪華。都成爨木。能不令人憬然而悟。况值豺虎當道。國士遠竄。雖廉吏亦不可爲。深望汝等勿蹈時習躬自。輟養則雖。蟄居終老。亦足以慰汝父於地下。而不負余數十年教養之勞也。言次。輒悽然淚下。樞等但唯唯而已。噫。彼寡婦諄諄訓誡。自是至理名言。又豈曾料及和珅毒醜。乃足達於窮鄉僻壤間哉。某日。樞方出獵。寡婦紡於外室。積件之以讀。忽門外剝啄聲甚厲。寡婦驚問。誰何。門外但謂有要事。須面姆。姆寡婦闢之。則四五彪形大漢。雜沓而入。寡婦大驚。以爲盜也。方啓口欲呼。一人搖手止之。曰。姆毋勿恐。我等非暴客。寡婦陰計呼。亦無益。彼田傭方事耕作。呼應所不及。祇茫茫然速之坐。

何來猖獗

彼等微領之而已。度其意。殆以其位置過高。遂不屑此。一坐耳。寡婦期。期詢曰。公等來此。將何爲其一人。曰。我等奉相命。擇於明聖湖畔。築別墅一所。備炎夏避暑之用。詎鳩工將竣。忽絀二萬餘金。欲往京運取。則期限在邇。往返稍誤。暑刻相公震怒。我輩奉矣。因訪聞得姆。姆頗有積儲。故敢冒昧來此。告貸一二萬金。俟墅工告竣。即可按數奉還。偷姆。姆不吝所有。我輩祇費和相前一言。令耶輩佩綬垂紳矣。若是一舉而倍其利。姆。姆其何樂而不爲之。寡婦聞言。誠甚。婉言却之曰。寡婦老悖。行且就木。兒輩又俱幼。雖稍有私蓄。核其賞不及公等所需之半。寡婦殘年風燭。賴此度日。倘盡以奉諸公等。寡婦行且凍餒。死猶不僅。寡婦一身已也。兒輩何辜。遂遭此慘禍。况寡婦所有祇數千。將去亦無補於公等。鄰邨不乏巨富。公等又曷爲緣木求魚耶。寡婦言方竟。此人已心滋不悅。厲聲曰。姆。姆何不解事。乃爾我等又非盜掠者。流暫向若假用。後自有還期。幸速贖金出。毋溷我等事。富貴在此一舉。姆。姆奈何勿之悟耶。寡婦猶哀懇不已。若輩已勢洶洶。怖人積年。幼戰栗無人色。時適樞獵而返。見狀大驚。寡婦告其崖略。樞大怒曰。若輩母然。世豈有人不允假而要之。必假者。余知和相待。從決無如是。漫無法紀。若輩

數語亦足  
快人

不憤子案  
家

究自何來。乃敢猖獗至此。我家世清白。豈容若輩施其鬼蜮伎倆。但趣出有不然者。且試乃公好身手。言甫脫口。此四五人之怒。乃不可遏。一人遽摔樞之髮。叱曰。鼠子敢爾。若試思平昔衣食耕縵。凡所以資贍養者。何一非出諸相公之賜。乃吾輩告貸此區區。而若輩乃慳嗇若是。庸有人心乎。言次。出其巨靈向樞猛擊。樞亦怒甚。掣其肘。騰一蹶。起。趑趄者顛數武。外餘人乃譁然上拳。足交下樞。雖勇衆。終弗敵。須臾而踣。數人乃出。索繫其手足。怒目謂寡婦曰。趣備二萬金來。以易汝子。寡婦驚極。而暈。彼等所言。僉惘惘然。未聆一字。此數人遂執樞去。寡婦旋蘇。則樞已隨彼。起。起者。渺惟橫。嗚咽於旁。寡婦愴楚怨懟。一時并作。哽咽歎曰。天乎。胡人間至慘酷之劇。乃演諸我輩之門第哉。時積出其手。攬寡婦頸。并慰之曰。母乎。勿悲。往事已矣。來軫方遒。兒適聞若輩行時。謂須以二萬金往。方可易兒。今事機已達焦點。母當以失兒爲重。共謀濟之之法。寡婦歎曰。兒年幼。不知人情之艱險。余辛勞四載。許甫儲得五千餘金。今一旦付諸流水。寧不痛心。矧其數較彼所需遠甚。即將往。又何益。若輩又豈不知繼虎歸山之非計。則今雖以二萬金去。亦終不能得汝兒歸耳。時室中暮色漸呈。蕭索幾無生氣。惟彼可憐之

寡婦大有  
驚見



拆覆臣於  
邑宰軍機  
未免太甚

母子相對作楚囚泣。田傭等耕罷。偶來問訊。咸咋舌去。翌晨。偕積往訴於邑宰。宰笑曰。嫗何愚也。方今和相威權傾於朝野。嫗何人。乃敢上瀆其嚴威耶。幸擺擋一二萬金。往爲若輩壽。則余或可爲若進一言。否則寧箝爾口。勿效蚊負而筵撞也。寡婦猶嘖嘖乞援。堂上已命胥役攢之出。寡婦搶地呼天。慘號不已。途人問訊。得其狀者。莫不搵涕然罔敢進一言。願爲嫗助者也。忽一斑白叟拄藜杖。冉冉過寡婦前。見狀殷殷垂詢。曰。姆何傷之甚也。寡婦白其事。叟聞言大驚。急搖手止之。曰。姆姆幸勿聲張。否則族矣。寡婦亦怦然驚。遂偕積依但返。途人之見者。猶相顧歎曰。可憐哉。嫗也。寡婦歸後。日惟飲泣。積多方慰藉。終不足以減其痛苦。達旬餘。寡婦慄慄病矣。藥鏹茶灶。惟積爲之奔勞侍奉。撫摩抑搔。目不交睫。轉瞬月餘。而疾愈增。積焦慮無計。夜輒焚香禱天。願以身代。願終無起色。忽一日聞門外車馬喧闐。大驚以爲前此之禍將復作也。探櫺窺之。則顯者四五。偕其兄來矣。積驚喜交并。急關門入之。顯者頗恭肅。速之坐。則坐須臾辭去。時寡婦適昏憤。不知人。樞乃伏床次。徐呼曰。母乎。兒歸矣。呼之再。寡婦悠悠然蘇。睜目大呼曰。兒果來乎。夢耶真耶。言次突蹶然起。樞笑曰。非夢也。母且安臥。兒當將其始末詳

今日之顯  
者非前日  
之顯者也

人生苦理  
實未嘗  
實其心  
人當遇  
苦則其  
理則其  
特則其  
况非過  
人不知  
如來

爲母及弟告也。寡婦矍然曰：兒來我病愈矣。噫！三口之家耳。條焉離。條焉合。條焉悲。條焉。條焉欣。條焉怖。胡天之弄人。乃如是其狡狴耶！初樞之被執以去也。矢口憤罵。若輩雖怒。亦無如之何。加以榜楚。則樞固健者。但怒之以目而已。時樞方思及己身此去之吉凶。猝背慈母愛弟。其酸楚自莫待言。宣未幾昏昏然如入夢。任彼所之。不知行如千里。有巍然而高者。縣署也。入之兩側。有毗號數十。意其爲。鵝。犴也。衆推樞入第五號。解手足之繫。號中黯黑。無似穢氣。薰人恆欲作嘔。樞時已失其主動力。惘然不知若者爲晝。若者爲夕。每日有冷如槁木之獄吏點名。一次二餐。惟鹽豆數粒。白飯一盃。聊補饑腸。未足云飽。樞之嘗此苦況。實爲破題兒第一。遭其痛苦。自較彼老於個中者。爲尤甚。隣號有一老叟。蒼髯皓髮。瑟縮可憐。亦不知其爲何罪而繫此也。每入晚獄。吏偷暇熟睡。叟必隔牆與樞談。各展邦族。知叟王姓。係殺人論抵。定秋後處決者。樞初惻焉憫之。以爲風燭殘年。尙須遭此屠戮之慘果。吾儕又復何言。一轉念間。彼叟以偌大年紀。尙能致人生命。不可謂非健兒。則又不覺肅然致敬。叟於經史百家。無所不通。每一論及。輒滔滔若懸河。故樞至是。反不虞寂寞矣。一夕。叟忽謂樞曰：子盍偕余遁乎。樞却之曰：遁固僕

應有此念

舊唐書弟  
之實

前倨後恭  
宜更皆然  
蓋獨和相  
門下故

所願。然遁後，吏偷索人，無着彼輩。又須坐累，母弟僕寧坐以待斃，勿願以一身之逸樂而貽母弟戚也。叟喟然曰：誠哉君言，行矣。余雖老悖，旬日內當有以報命也。子其拭目觀之。翌日，叟果亡。獄中大起戒備，索數日不得。樞時已知叟之非常人矣。一來復後，獄門忽呀然開，獄吏入以可畏之笑臉導樞出。樞隨之行，則顯者四五，已與馬而待。執禮甚恭，時樞殊不知前途之將作若何狀也。但中心兔起鶻落，如轉轡之上下而已。乃私詢若輩，則謂相公自京中飛命來，令速釋足下，並已拘前此倣擾之四五人去矣。樞方知若輩前倨而後恭之故。且恍然爲彼王叟亡去後之作用焉。至是母子團聚，各話離衷，熙熙然有天倫之樂。未幾，樞有友自京中來訪，速之入，則徐姓獵戶之子，曩隨其父赴京經商者也。徐子喘息甫定，共話前事。徐子已知故特來慰籍慶賀者，其言曰：余隨父賃居，適近和相邸第，恆以貿易交遊，其侍從某日，其侍從陳某來與父語，謂一夕和相方擁姬妾作宵宴，忽簷際砉然有聲，一白鬚叟飄然立和前，和怒欲呼，叟叱曰：止勿聲。言次，有白光一道自其口中出，盤旋紆折，其疾如電，滿堂燈燭盡滅。姬妾伏地不敢動。先近和，和驚甚，戰栗曰：叟勿爾，請止此。叟吭聲曰：若知懼乎？和點首曰：今而後知

當時何不  
即殺之

一具好頭  
之

所懼矣。叟曰：若縱侍從，東西傲擾，本當取若首級以去。但知若今方懼而悔，姑貸若命。速爲余飛命浙江上虞令，囑其立釋沈樞其人，並拘前此向沈寡婦處擄人勒贖之惡徒來，科以相當之罪。其首事者，余已於旬日前取其元矣。趣遵余所言之，否則致若命於數武之內，猶探囊而取物耳。和唯唯。時白光已歛，叟亦渺。掌燈燭室中，愈戰栗無人色。和以手自拊其頭曰：殆哉！殆哉！因飛命上虞，立釋君及拘彼爲惡者去。其首事果於旬日前，爲一白鬚叟所殺。而白鬚叟則被獲，後擬秋決，詎破獄遁去。質之叟遁之日，甫一來復，知邸遂發生其事。余欲斷其爲王姓，叟無疑。寡婦至，是豐然曰：噫，是已。方余訴諸官而不理之後，泣於途。有白鬚叟于于然來，問訊之後，卽止余勿聲，而獄中之叟則又囑小兒偕遁。是蓋一而二者也。徐子亦歎曰：神哉！叟也。其神龍見首不見尾乎？後數年，寡婦卒，積以教讀終其生。樞則仍以獵度日。慈兄悌弟，咸循循然守母教而勿違。然自此役以後，和稍稍戡其兇醜，而上虞之某邨，亦相安無他故矣。

糊塗龔主人曰：此事余聞諸司爨媪徐氏之口。徐爲上虞人，言之鑿鑿。然事未經傳述，亦莫可考其實。第以叟之義俠，足以風勵薄俗，故誌之。

徐生

鄧天平

不就方圓  
曲是狹好  
才名滿第  
此處解者  
定見

徐生。番禺故家子也。性慧直。尤善詞令。十四舉於鄉。嘗讀史記列傳。慕朱郭之爲人。因垂其舊習。負笈從名師。遊習劍術。三年學稍有成。歸與人角。罔敢較也。初生父某。娶同里汪姓女爲室。某年忽夢道士投於懷。遂孕而生。生三歲。卽伏案呀學誦。敏悟異於常兒。顧多力。且能躍空而步。家人恐其飛去。以葱蒜厭之。乃已。縱橫騰蹕。恆不肯就方圓。性復暴戾。動輒怒。皆相向。夏楚朴責所勿懼。父師亦未知之何。至是恃其術之有成。乃益肆。誠之勿聽。然慷慨好義。里人有患難。緩急相請者。輒毅然自任。顧至卽紛解。良以譽望夙著。而人咸憚其威也。及冠。將議娶。生喟然曰。婚姻大事。烏可草草。中饋非人。卽爲終身憾事。寧徐圖之。勿急急也。生比隣有汪姓者。寒士也。年已不惑。祇一荏弱女。相依爲命。汪則日課七八。非角兒。斗糴所入。僅足糊口。女則以針黹佐之。釜破甑塵。恆憂匱乏。生時見而憐之。輒傾其囊以相助。則或受或不受。蓋有捐介風焉。女時將及笄。肌膚豐潤。豔麗無匹。且工簪花。耽吟咏。汪食貧而得女如此。亦可自慰。且女雖豔如桃李。而神則凜若冰雪。眉宇間時露英氣。生見而益重之。然初猶未之異也。一夕。女方

偉丈夫  
爲妻生子  
足道矣

與其慈父瑣瑣說家政。突簷際竊窺有聲。一偉丈夫。虬髯怒目。手利刃一躍而下。刀光與燈光相激射。陡覺寒森可畏。汪已驚惶。無措遁入黑隅。匍匐啓其後戶。拔關以出。獨女泰然端坐。叱之曰。若何人來。此將何事。人家閨闈。豈若輩鼠子跳梁地耶。偉丈夫微哂曰。婢子勿爾。予張公子所使也。公子慕爾色。因命予促若去。作金屋之藏嬌。則食膏粱衣文繡。寧不勝於布衣糲食耶。速隨予去。安樂幸福。指顧可得。不則予之力。足以制若一弱女子。而有餘。恐祇貽後戚耳。女哂笑不已。戟指叱曰。若尙未知汝家姑娘爲少林苗裔耶。若不畏死。盍趨前。苟儂駢指一戮。卽足以制若命。懼則可速退。偉丈夫聆言似稍却。正相持間。又一人自簷際躍下。隆準豐額。矯疾如猿。猱卽徐生也。偉丈夫方錯愕。迴顧其人。以掌擊其肩。曰。鼠子趨休。偉丈夫受擊。頓蹙額。呼痛欲遁。而足似被繫。不能移寸步。乃泥首乞命。生略一揮手。偉丈夫已躍去。倏忽無蹤。女貌雖鎮定。而心實志忒。幸生之拔刀相助。始脫危險。然尙不識生之何以知其然而來也。時雲鬢微鬆。玉容慘淡。似受有大驚恐。而使然。宛若狂飈暴雨中之嬌花。搖曳俛仰。益增媚媚生意。雖不屬然亦心旌搖搖。幾難自主。一縷情絲。蓋從此締結矣。無何汪入。長揖作謝。並爲其女

公子探班  
由雙口中  
道出

道巔末始恍然。蓋汪匍匐出門。卽造徐宅告警。故生卽躍以入也。旋各驟然相慶。語徐曰。公子幸着意自防。此僮曾自言爲張公子所使。張公子者。乃父歷任鉅宦。善結納狐貉之黨。以戕賊剝削吾小民。今家貲累積者已數萬於茲。官熾方張。益增光厲。其子藉乃父之勢。豪縱漁色。兼好畋獵。常畜勇士十數爲爪牙。公子此行。恐彼僮必圖報復也。生唯唯。而心實否之。顧經此創後。汪益德生。而生亦情不能遏。露其意於母氏。母氏亦以爲女能於危難之際。鎮定如常。然胸有成竹者不辦。得是女以主中饋。無凍餒憂矣。因挽比鄰王姆作撮合山。議委禽焉。汪德生之德。亦願以其女奉箕帚。議旣成。諏吉成禮。生中心欣然。以爲有望如此。萬戶侯莫之易。又孰知禍之已隱於蕭牆哉。王姆者。慣作蟻媒。心存虺蜴。時奔走於張公子之門。物色殊姿。博公子歡。遠近之遭其荼毒者。不可勝計。然終憚張氏之威。罔或敢讎。故雖居衆怨之間。獨泰然而安。姆又善媚。先意承旨。人易受其蠱。徐生母若父。率黷直不察。故挽之爲冰上人。固未知禍水之源。卽爲若人也。一日。姆詣張氏。公子以汪氏女子詢姆曰。妮子已爲比鄰徐生聘去。行將滑吉矣。公子愀然曰。予爲若人神魂。不知顛倒者幾許。惛惛心目。寢寐見之。設不爲計者。予其

汪之顯形  
於徐矣

執持捕泥  
全爾之具  
少酒飽便  
九德矣

佳人已屬  
沙哇利

佛蘭小史 徐生

七六

死乎。因長揖求計。姆頰搖其首曰。大難大難。妮子性拘。乃父又拘泥。不可以利動。婆子雖舌粲蓮花。斷不能移其志。公子盍他求乎。公子聆言。出金數提。笑曰。此蔑蔑者。爲姆之壽。事成當倍之。姆爲予竭心力以致之。果藏嬌有日。當感姆之隆情於無既矣。姆曰。事實大難。然受公子之遇。勢不得不有以報命。今勉籌一策。公子能行之。則彼小妮子縱拘執。亦不難立致。公子俯首求計。姆附耳曰。公子非常畜。有勇士十餘人。耶公子點首曰。唯。姆曰。今可令數人塗抹其面目。持兵仗。僞爲盜也。者竊負女而遁。則雖徐生之勇不足敵也。公子拊掌曰。善。於是集勇士告以故。如法泡製。呼嘯去。是夕。女方侍其父就寢。有羣盜破扉入。僉塗面染髻。崢嶸可畏。女方欲呼盜遽出。巾縛女。負之遁。時汪目送其去。呼天搶地。痛不欲生。生聞聲急趨視。則盜蹤已杳。而玉人亦已不知所之矣。汪泣曰。老夫祇此一塊肉。方恃以終我天年。又何來此昧良輩。奪以去。耶。言次。輒欲自經。生慰籍久之曰。丈夫勿爾以予之力敵數鼠子。猶懷一雞耳。此舉予決爲張氏所使。丈夫勿悲。今晚當有以報命也。乃挾利刃。匕首各一。距躍而出。疾如飛。驚倏忽。達張所。張自得女。築金屋以藏之。製文繡以飾之。女惟涕泣求死。瀕於危者數均。賴扶挾得勿死。



趙兒素著  
情形

至此已無  
矣設法餘地

然玉容憔悴。惟聲聲以淚洗面。公子亦無如之。何女固自知必死。惟所不能釋。然者爲老父與徐生耳。徐生抵張所。越重垣而入。但見樓屋高峻。不知女究居何所。力疲神倦。乃如滄海探針。不覺滄然涕下。繼思能戕公子命。亦足以稍吐鬱抑。乃超躍過院。忽見一樓。樓中然紅炬。光照一室。侍姬數十。皆妖豔善媚。中坐一人。貌瘦削而雙眸炯炯。奸態畢露。略一揮手。趨而奉者以十數。咸垂手聽命。意其爲公子也。生怒督條張一躍而下。出匕首投公子。乃誤中於桌。而彼趨趨者不知自何處來。已兵刃交下。生行被。困默念衆寡勿敵。乃盡力揮刃。殪其三。甫得脫。全息而歸。與汪備言其狀。相對歎歎。莫籌一策。是夕。汪噉泣不已。雙目盡腫。而生亦愴楚悲憤。轉側不能成寐。迨酣然入夢。東方已隱隱作魚肚白矣。翌晨。生方盥漱。有破扉而入者。視之捕役也。驚出顧。出鐵索繫生頸。繫之去。抵署。則高坐堂皇者。爲其父之弟。執而告訴者。卽爲張公子。蓋以晝夜入室。刃傷人命。爲辭。誣生於獄。宰屢欲超脫。而爲張父威力所逼。不得已。命生父以金珠珍物爲獻。始得脫其厄。然所費已不貲矣。是時女禁錮一室。日惟王姆等以甘言爲誘。女誓以死自矢。卒不動。張公子固急色兒。得女自以謂已爲囊中物。固不料其難移也。因以

建此女  
乃爲綠珠

自是聞歷  
之言

嚴詞促王姆。姆恃其功。恆揚揚有得色。偶以語侵公子。公子怒。躡以足。姆跽。翌日遂死。生得耗。大慰。然終伺隙欲復此恨。顧月餘未得一綫機。某日忽聞然傳言。公子有姬墜樓死。生度爲女。迅往探。詢果女也。痛極而號。昏昏然歸告汪。爲令媛已作綠珠之墮樓矣。言甫已。汪倒地而絕。生亦昏。嘗不知人事。刻許始甦。則已昇於榻上。環而侍者多人。皆現驚異之色。相與問訊。生急詢汪。則已悠悠然往覓彼愛女去矣。生復大慟。頭目森森然。病旬餘。始能杖而起。蓋其鍾於情者已深也。病既瘳。購利刃一。朝夕磨勵。謂必刳賊首。復仇之念。縈繞於心目間。固未嘗有須臾離也。一日鄰人來告曰。君志遂矣。生不解。鄰人曰。張公子自女墮樓後。後亦鬱鬱不樂。時假獵事以消遣。前日出獵歸。馬足蹶道旁石蹶。而公子顛墮。碎其顛。已於昨日死矣。生聞耗。拍案大呼曰。我恨平矣。遂奉親入山以隱。已則變服作黃冠。誓不再娶。以酬女之志。時張父適以賄賂被譴。財貲盡入官。致貧無立錐。流落爲丐。生乃喟然曰。數載繁華。依稀一夢。則又何必受名。纏利鎖之羈縛。而奔波逐鹿耶。乃入山之深處。閉戶蟄居。不與世接。後遂不知所終。

糊塗蠹主人曰。此明萬曆間事也。惜佚其名。繁華一夢。殊可與續黃梁同讀矣。

閩人婦

張霖慶

其夫曰如  
此矣

老嫗與汝  
親也

粵。巽。市。中。嘗。見。一。姣。好。女。子。攜。餐。盒。珊。珊。而。來。首。裹。黑。巾。鳳。髻。半。禪。眉。睒。間。有。英。武。氣。跳。雙。足。跌。圓。六。寸。光。艷。可。鑑。蓋。粵。俗。女。子。多。以。天。足。而。赤。露。今。女。子。之。攜。盒。是。往。將。餉。乃。夫。餐。也。夫。爲。攤。館。門。者。粵。中。素。多。盜。凡。富。有。區。盜。恆。往。劫。之。故。館。主。不。惜。重。資。聘。著。名。勇。者。爲。衛。婦。夫。其。一。也。夫。名。阿。大。勇。士。也。力。能。持。二。壺。高。作。旋。風。舞。內。工。尤。擅。長。鬪。者。無。不。披。靡。館。安。且。富。盜。銜。之。時。覷。其。隙。大。知。之。防。益。綦。嚴。先。是。某。日。之。夕。大。欲。遺。矢。而。館。內。賭。正。豪。夜。未。闌。門。未。閉。大。不。敢。行。見。婦。至。喜。有。代。者。乃。如。廁。盜。謀。固。日。佈。館。門。左。右。見。大。去。以。爲。可。逞。藐。婦。甚。然。艷。之。盜。魁。某。趨。前。直。撫。婦。腹。曰。若。夫。何。往。娘。子。此。處。何。便。便。乃。爾。能。去。褻。衣。與。乃。公。一。親。否。婦。初。不。以。爲。盜。疑。爲。市。中。輕。薄。兒。來。戲。已。者。怒。持。其。手。僞。向。褻。衣。巾。曰。鼠。子。老。娘。與。汝。親。也。盜。手。麻。知。勁。敵。顧。盜。亦。勇。者。不。願。示。弱。遂。挺。手。運。工。直。拳。婦。腹。婦。覺。有。異。藉。勢。以。腹。迎。之。盜。拳。陷。婦。腹。堅。不。可。拔。如。置。炭。火。中。痛。急。大。呼。嘯。黨。徒。蜂。湧。至。者。凡。數。十。輩。婦。始。悟。爲。盜。也。蓋。伺。其。夫。他。往。一。肆。其。行。劫。故。智。耳。默。付。曰。勢。急。矣。若。之。何。婦。不。甚。長。外。工。惟。內。工。特。擅。顧。孕。已。六。月。運。氣。大。難。急。舉。足。

刀不敢錢  
可笑

蹴某盜舉左手執婦足婦避又急因腹方吸盜右手也遂傾跌盜亦隨之仍強戲之曰真得親娘子矣婦聞而悲憤詎一恚而氣得運成盜遂暈絕婦急起盜衆將入門人多莫能禦忽遽間陡憶囊中存有錢數十枚乃一一出而擲之中者俱倒地衆怒持刀相向婦徒手知不敵正岌岌可危間會大來知盜之乘隙怒甚出刃迎擊衆驚懼欲逃婦與夫曰儂受若輩欺矣無一放之生也大曰諾悉殲之一二強有武力者未及於難

擊柝翁

吳綺緣

此種可名  
爲老少年

中州某邑有擊柝者某翁已不詳其姓氏以其業爲擊柝而年事又高鬚髮皆頽白背僵僂而行蹙蹙待人接物殊囂然可親故是地居人皆以翁稱之翁因司夜故日間常酣睡至薄暮始起則與羣兒嬉羣兒亦樂從之遊或擊其髻或扯其衣翁亦勿以爲忤也翁每值中夜卽左手握燈而右挾柝擊之成聲禿禿然清越可聽盜賊聞聲乃勿敢至一村賴以安寧人或戲詢之曰翁耄矣又荏弱少力一旦果遇賊又將奈何翁掀髯笑曰老夫縱年邁無能爲然若彼鼠賊猶可手提而擲之正不必慮也衆以其言夸威笑之是村素有豪富名中殊不乏慢藏以誨盜者翁每怒然憂之以故益勤於其職一

不知書也  
通來人也

至此猶以  
清雅出之  
可與容察不  
及

至此可呼  
爲舞拆者

夜值冬際盜衆忽結黨來鳴火持械勢殊洶洶可畏擬往掠某富家偶見翁穀棘挾柝立道左立揚刃怖之曰盍噤若聲蜷伏於此則無預若事否則吾刃且下而洞汝顛矣翁仰天長笑曰此固我三十年前慣技不圖鼠輩亦依樣葫蘆且以此嚇乃公也實告汝盍速泥首求免則乃公當稍動慈悲念以釋鼠輩返不則若曹且不得歸矣盜衆狂笑以此叟必爲駭者因以刃斫之翁笑曰乃公年差長於若輩當領汝一刀更謀相報若輩雖耳力猶不足縛一雞恐卽挾有利器亦終勿獲創乃公毫髮耳盜衆怒爭操刃進擊翁以腕格之佯呼痛曰吾腕折矣奈何盜喜而視之則翁腕固未折而折者且爲所挾刃也爰是皆技窮圖遁翁笑曰旣欲遁者胡勿從乃公言而遁之於前若今則已晚矣遂仍抱柝追之瞬息已及盜衆自度不得脫則返而圍之冀作困獸之鬪翁徐舞其柝風動光生不啻有千百柝交護其身及觸其柝無不立墮未久而盜刃皆盡翁舞柝益疾偶觸一盜脊骨立折餘皆驚伏道上崩角乞恕翁仍笑曰老朽一生不好多人爾輩旣技窮乞宥則自去可矣不若逼也雖然尙有要言相囑在若輩自恃爲綠林梟傑且又年少械精乃不能敵一垂死之匹夫則此道之不可恃也亦已可見當知三

如前已出  
難按上出

不知此徒  
之技與徒  
相較何如

十年前之老朽年少氣盛固亦自視不可一世而嘗馳騁北道上來部下多至數百人  
鐵客等皆望風喪膽故巨商大賈之道經是地者皆有所餽遺否則終不得倖免我猶  
有結義兄二技尤遠逾於我於易筋諸經亦深入堂奧稍一運氣刀劍皆不得創之爰  
是恆挾以自豪以爲天下豪俊雖多然技皆出我兄弟下自今而後當莫予毒矣某歲  
聞有巨商自江南來所挾現金幾百數十萬而爲之衛者則僅弱女子二人皆屬嬰嬰  
宛宛而似無所能者吾黨垂涎之甚堅欲一試以爲快然黨中素憚僧尼及婦女蓋此  
輩非懷有絕技決不敢膺此要職也然以其荏弱且人數寡似可無慮故坦然率衆往  
以予三人技至良有逾於衆則留爲後援俾有緩急可留爲助合計約三十餘人若徒  
衆則因技勿佳令留守焉後探商已漸近則羣伏山際叢莽中謀要襲之車旣輓輓來  
三十餘人皆呼噪挾械而下予等則獨立山巔瞻望焉幾而吾衆已在奪車商等駭奔  
二女子皆超乘來仗劍與吾衆敵相搏移時曾不知是二女果挾有何術乃鼻勇若此  
吾衆皆爲所創且無一得返者伏屍纍纍草茵上一望盡赤予等心滋痛初擬奔返幾  
念臨難而避非丈夫所爲此後將何顏更見及吾道中人且吾三人皆秉有絕技苟運

斯時也  
其氣也  
正也  
其時也  
其氣也  
正也  
其時也  
其氣也  
正也

氣以往。雖刀劍亦勿能驟入。不若徒衆之脆弱。今苟奮力與鬥。勝負固猶未可知也。遂相偕。瞑目狂呼而下。二女相顧微笑。仗劍來迎。曰。若輩殆卽爲盜魁歟。常日殺人必多。今盍速來就死。余姊妹將爲無量數喪汝鋒鏑。下之冤魂復仇也。余等大憤盡力圍攻之。乃女等狀如嬌柔而膂力至偉。予等雖力斫之。女僅微動其劍。以格刃。已不翼飛去數十丈。未久而三人皆赤其腕。無一刃更留者。始知不敵。則相顧示意而遁。一女笑曰。鼠輩技窮。尙思遁耶。立飛一劍起。吾結義兄二已皆喪其元。伏屍道側。余初擬借死。繼念尙有老母在。不得徒死。以重傷其心。則長跪乞恕。曰。吾固爲盜。不合於法。然亦有道。殊未嘗妄殺一人。幸乞憐而赦之。女始收劍返笑曰。殺降不武。吾儕可止矣。然若後此當自斂。幸勿再作馮婦。致犯嚴譴。而不可得免也。余猶覈其狀。待其既去。始敢潛起。自揮淚以刃掘坎。以瘞吾黨之屍。然後返故居。盡遣散徒黨。隻身奉母。山居復以儻來財物。用之不義。則悉以之博施濟衆。及後母卒。喪葬之費。又不資。益貧困。不能自存。則來擊柝於此。終我餘年。壯志已銷。雄心久死。已自誓向我佛懺悔。決不更以故技自炫。乃今勿忍見汝輩縱禍閭里。故稍盡棉力爲盡驅之。當念今日汝輩所操之業。固與昔。

日之我相若然技猶勿遠遠甚乃欲持以自豪是取死之道也後其戒之盡念習技至我所爲已可爲上乘乃勿能敵一二弱女子則天下事之無涯蓋已可知矣今可去後此母更爾也盜皆泣謝去村人亦盡聞其言則皆竊竊然議翁謂必其懷有奇技於是爭以子弟來拜倒門牆厚其修脯令翁授以武技翁殊勿欲謝曰老拙何能僅知司擊柝耳噫昔之夜得驅賊輩去亦出於徼倖非以力取究有何技在且如老拙果有技矣碌碌數十年猶僅得一擊柝職犯露餐風藉以糊口誠有何樂在公等卽習技能駕老拙而上之當亦徒自苦耳且多在少年使之習技益易蹈好勇鬥狠之惡習甚者且致自殺誠不足學殊非老拙之居奇而自秘其技不以傳世也衆不聽泥之益堅翁遂乘夜遁去不知所往或曰已削髮爲比丘僧矣

實之可託  
仗我欲哭

其補之策  
乃入雲鶴  
之年

### 雲鶴山人

### 秋白

山東卜雄飛者明代之勇士也自號雲鶴山人性好俠義幼受名師教育有寶刀一舞時寂然無聲身不能見雖水火槍彈不能入一日跚跚獨行聞泣聲異之尋聲而往見一少婦坐山石上而泣詢其故則曰妾富家女不幸而遇此媪言次已不能聲泣更甚



姑罵姑罵  
可來爾何

雄飛曰。母哭。試言其故。少婦曰。弗問。此乃妾之不幸也。雄飛曰。汝儘言之。少婦始拭淚而言曰。既承絮問。姑試言之。媪妾家之姑也。善怒。每不任意。卽出皮鞭痛擊。不稍加惜也。妾受其責者已數十次矣。昨日在家。偶不慎。碎一瓶。姑見之。故態復萌。出鞭擊妾。雖痛極。大呼不顧也。既畢。向妾賠償其損失。妾答以無力可購。媪勃然怒。更痛擊。又向妾惡聲曰。若無力購。還則速出我門。我無若媳也。妾既被逐。怏怏出門。既而思出門無處可投。母家又遠。在江寧相距千餘里。悲從中來。是以泣耳。雄飛聞言。勃然怒曰。若夫奈何不出而干涉耶。少婦泣曰。妾夫之死。距已今年矣。是以惡姑敢逞其威也。當妾夫在日。姑之惡固不如今日之甚也。言已。泣然不置。雄飛按劍忿然曰。惡哉。若姑我當有以敵之。既又回顧少婦曰。若家離此遠乎。少婦卽以手指遠處林中。一破屋曰。彼隱約林間者。卽媪之宅也。雄飛回首遙顧。謂少婦曰。若少待我。當往勸汝姑。轉心愼弗離此。我去矣。少婦方欲作謝詞。而一轉瞬間。雄飛已出百武外。遙見其仗劍登屋頂。其行也颯颯如秋葉舞。

雄飛立屋上。注屋內。見一老嫗與一莽漢相對坐。方談不已。聞老嫗曰。惡媳已逐去。此

無國法  
不可救矣  
不可救矣

屋中今後當少一阻我之人矣。莽漢曰：此人在實太阻我輩之事，遂去之。佳甚。老嫗忽失聲曰：若惡媳得錢返里，引其兄來，我輩將奈何？莽漢曰：不然，其兄若來，我可搵而出之。況千里迢迢，一孱弱女子，諒亦無能爲也。雄飛聞言大怒，一躍下入室，舉劍指老嫗曰：惡是何言，逐媳而搵其兄，直無國法矣。若誰當殺之？老嫗及莽漢聞是言，皆惴惴然以驚。雄飛又舉其刀架於老嫗之頸，對莽漢曰：逐汝嫂，搵若親戚，試言其故，否則此刀下時，汝母死矣。莽漢手足無措，雙膝跪地，泣曰：釋我，母當敬順君，命其母亦泣。雄飛怒曰：若輩亦知乞命邪？舉刀欲揮而殺之，忽念苟殺之，則有累少婦，因按刀指老嫗曰：然則我姑赦之，有一事當從我，命二人皆曰：諾。雄飛乃大聲曰：若當於三日之內，伴送若媳抵里，安然無事，則赦之。途中若有故我，必殺若輩，無赦也。老嫗莽漢二人泣從之。雲鶴山人復仰天呼曰：三日之後，我當於江干見若輩也。言已飄然而去，二人噤不敢發一言。明日果雇舟安然逆少婦歸里，而雲鶴山人卒不知所終。

### 燕子尾

### 闕名

燕子尾者，前清中葉之大盜也。燕飛空中能手，捫其尾，故云。先是義嶺山有老僧習劍。

輕試不尾可  
也以實測技

燕子尾居  
飛欲效于

術鍊雌雄。二劍其劍可以橫掃千軍。無能近其側者。劍自飛門。遇之者輒支解。然秘密其技不偶。一試有孺子宿山門丐也。僧憫其稚。收蓄諸寺。孺子性敏慧。事老僧甚善。愛之遂盡。以傳其術焉。孺子既差。長知師有二劍。不之與。屢以為請。不之許。曰：神器不可妄用。妄用則自招禍。必有破其術者。雖神器何為孺子心。不滿於師。遂效蓬蒙殺羿。故事而盜。携二劍出寺。往來陝豫蜀鄂間。為大盜羣盜精。其技遂呼之為燕子尾。云有欽差大臣某。復命入都。舟過洞庭。其女國色也。偶啓篷窗。瞻眺見一人踏浪來。衣屨翩翩。並不沾湯。點濡。眾以其為精也。咸驚訝之。直上船。昂然立。航頭欽差問曰：汝何人。曰：吾燕子尾也。欽差曰：汝盜乎。笑曰：然。此來志不在金銀。願不在服物。但得為公壻足矣。限汝三日。吾往某處。速送女來。免汝一家於難。否則殺汝。吾仍自取之。言畢。颯然去。欽差聞甚。以為燕燕之詠。為期良復不遠。適遇東西風。緊帆挂如飛。一日遂至武昌。與總制言。必得燕子尾。總制傳諭府縣。期在必得。詣眾捕皆駭愕。惟一捕老矣。頗知劍術。然退卯已久。里居不肯輕出。諸捕切懇。拜不能起。老捕躊躇良久。曰：吾無能焉。然有一姪。劍術頗精。瞬息千里。現商於外。須召之歸。姪歸。命以擒燕子尾。姪亦大駭。曰：吾非其敵。無

此不謂復  
矣當復與  
仇省當非  
念漸所子  
念漸所子

已當往煩吾師或可得之其師為五台一老僧與燕子尾之師同學也知義帽僧為燕子尾所殺遂授擒之法又曰彼非恃二劍恃其身手好也拳脚精也當以柔術制之捕姪歸與老捕謀以一妓侍燕子尾商之制軍如謀以處燕子尾嘗往來焉一夜至妓細語曰儂與若處久未能盡歡抑尙戀欽使女子燕子尾曰無妨也致款曲方銷魂際遂為捕姪所擒燕子尾之盡欽使女初未及媾蓋恐敗其術而術卒不可守此曰運教之餘孽嘉慶初年事也近人野遺雜話熾吾筆記皆載之略有不同

張樂如

陳富華

張鉦字樂如武進人。身體魁梧。修八尺有餘。豪氣。盎然。慷慨。好施。遇有不平之事。必出而為之報復。一日。偶行於市。見一偉男子。立於矮屋前。狀類貴紳。身旁環侍十餘。豪奴氣勢赫赫。熱可炙人。屋內一龍鍾老嫗。伏地哀哭。男子怒罵曰。老潑婦。敢違乃公耶。念汝年老。姑留爾命。若再嘵嘵立死。爾言已上馬。羣奴前簇後擁而去。是時觀者皆有憤色。然莫敢誰何。張見狀。怒甚。至嫗前勸之曰。媼勿哭。有事不妨相告。苟可為力者。當助一臂。嫗嗚咽曰。余姓顧。家貧早寡。無子。惟一女。乳名愛寶。為豪紳陸某所垂涎。始以財

不平之  
心所痛  
加無力  
耳

了却家茶  
瓦鼎後息

眩。繼以媒誘。終以勢臨。余始終拒之。而陸某恃勢猖獗。竟率豪奴十餘人。至聲言五日。內若不從。命將劫之。去。奈吾女方因恐懼成疾。且余雅不願以吾女適彼。儻是以憂泣。張聞而憐之。卽回家取金二十。贈嫗曰。以此作川資。速他適。恐彼儻不汝宥也。嫗受金。涕泣感謝。卽偕女宵遁。某日之晨。陸某忽被刺枕畔。遺一紙上書金玉爲民除害六字。厥後武進不復有張樂如之蹤跡。識者度陸某爲樂如所殺云。

### 汪濤

### 達庵

一尋父  
一尋之新

瀉寧。汪濤生而啼聲。嗶嗶。父謂不祥。欲棄之。母則謂英物。鍾愛特甚。髫年頑劣。異常。父每施撻。楚母輒袒護。備至。老夫婦以是常勃谿。少長父令讀書。琅琅能上口。惟不繩如。故日竊羣兒楮墨。菓餌。浸且凌辱。諸兒以致破額折臂。時見塾師不能禁。鄰兒遂罷。讀後數年。母染疫。沒。父督率。綦嚴。汪以母孀。養故不奈。操作恒竊。父金與無賴子伍。不足。則繼以穿窬。事聞於父。父大怒。逐之。汪挽戚族。斡旋。父不聽。汪既不容於家。益形放肆。常爲害鄉里。如是者非一日。鄉里苦之。一日忽失汪蹤。羣以爲天奪其魄矣。咸額手稱慶。閱數十年。汪忽翩然歸。髮皤皤。白姬妾盈前。子孫繞膝。巖巖然一富紳也。更出黃白。

天或成金  
之概

亂離雜語

置田產興土木營菟裘爲鄉里揣其得財匪義復鄙其昔日之爲人多不與通弔慶後見其以餘資施鄉里之無告者咸德之遂與之接汪亦藹然可親咸異之有扶鸞者召仙問汪爲人之故乩書窗前白鐵籠內紅裙八字衆不解舉以問汪汪則直言不諱曰此余之實事也既知之余亦可爲諸公告余自離鄉井遨遊異地遇某教師從其習拳棒藝精出儕輩上後入盜夥會魁死余代領其徒一日余方盜某巨室歸路過茅屋一燈熒然泣聲自內出直達余耳余駐足諦聽知爲婆媳蓋媪有子食貧於外數年未歸今爲豪者索債急將醮其婦意得金以償債也余聞之黯然卽解所盜五十金自窗間與之伴爲其子自外付歸者媪邀余入余以他事辭問余姓名余不答而去後竟賴余金得全此婦此窗前白鐵事也又一次余率徒劫某富室富室有女年才及笄明眸皓腕楚楚可人徒欲犯之余挈女以雞籠籠之身自護衛大呼有敢犯者殲衆奉余命惟謹不敢近事已余始釋女去女亦賴余得保全璧此籠內紅裙事也總之余雖無行得無義財常周恤惇獨且從不漁色徒衆畏余亦不敢犯姦淫故行掠數十年得全首領以歸者此也惟墓門之木而今已拱不能使老父聞余俠舉瞑目地下不無耿耿耳爰

五十金全  
海節

不爲人處  
圖爲實錄

至此乃愈  
其父

是鄉里德之莫敢鄙者。

### 阿凌

寄雲

人謂技  
術不如北  
齊阿凌女  
經以此耳

山東技師何伯風。神手也。有女名阿凌。美姿容。嫻劍術。能得乃父真傳。而柔術則跨之。父著名於燕趙。間既死。有不逞者欲劫之。何妻懼不敵。遂攜女渡黃河。售技於大江。南北輾轉至越。適某翁爲其太夫人祝壽。乃招凌至家。賓客蝟集。觥籌交錯。凌出其素學。藝藝獨造。戶爲之堵。屋內外采聲雷動。咸疑爲神人。奏技竟。主賓重賞之。有蕭生者。睹其美。挽人執柯。凌素聞蕭有俠義風。允之一日。二人因事赴甬。道出東湖。盪槳快飲。放乎中流。夜半。聞岸上人語。聲異於常日。知有變。按劍備之。少頃。果有數十人呼噪登舟。禦而前者一秃翁。凌拔劍迎之。翁退。躍上岸。高聲曰。好男兒。敢來此。一決。否。言時。凌已飛騰而上。戮其髡。三盜知不敵。圍而攻之。酣鬥良久。死者逾半。忽碎然一聲。白光四濺。則秃翁已隨白光而墮水矣。盜魁既死。餘均奪路逸。凌方收拾登舟。則蕭生尤瞠然向蓬隙。望也。凌以是而技名。遂噪於越中。幾於老嫗都解云。

元帝時來  
命題筆矣

### 王子成

寄雲

一以掌一  
見突

一唯恐人  
足以驚世

自來武男  
模於天性

王子成者。城西南貨鋪主也。言行不苟。舉止謹慎。恂恂然有長者風。里人無知其能。拳者。會某邑僧來城化緣。每家百文。不應者輒毀其物。索亦加。巨人莫敢撻其鋒。比至南貨鋪。適王在。故不與。僧轉以買胡桃對。及取至。以掌搗之立碎。謂王曰。劣貨欺人。私利飽。慙者。再不以佳者來。吾必有以懲之。聞者咸爲咋舌。王微笑。又以胡桃來。謂僧曰。優乎劣乎。言時。用指揪之。卽變。齏粉。僧赧然三顧而退。王謂夥曰。彼去時。目瞭然。有光三年後。必來復仇。當預備之。屆時。僞言余以時症死。置棺一。滿貯石塊。堅封其口。而停諸堂。僧果憂然至。聞某君在否。夥以死對。僧曰。吾輩故交。今死矣。義當一弔。夥導之入。桃恨曰。汝亦有今日。再能與老衲角。逐耶。以手推之。棺碎。石碎。見僧倉皇失措。王從棺後吐。以痰力唾。其面光如白練。厲聲叱曰。狗命猶在。吾安能先汝死耶。僧立仆。撫之僵矣。

### 張捷

### 俞笙和

張捷字能勇。山東德州人。性豪俠。喜雪不平事。幼時與里中羣兒戲。輒自爲首。而指揮之羣兒。莫敢違其令。一日方與羣兒作戰。戲分羣兒爲二隊。各執木棍竹刀。互相攻擊。捷則手鞭號令之一跛丐。旁立觀曰。是兒大可習武。惜無名師以教授耳。丐言不甚晰。



捷者年而  
歲已非節  
克已非節

捷者小第  
是行看

捷者此技乃  
捷矣

捷聞。而。以。爲。丐。詈。已。也。大。怒。遽。拾。地。上。石。向。丐。首。猛。擲。之。中。其。額。丐。如。不。覺。捷。大。驚。知。丐。異。人。也。遂。踰。請。授。技。丐。笑。曰。吾。有。何。技。孺。子。癡。耶。捷。長。跪。不。起。丐。鑒。其。誠。乃。曰。子。起。速。隨。吾。行。捷。大。喜。從。之。丐。雖。跛。一。足。而。步。履。如。飛。捷。盡。力。追。之。幾。不。及。行。行。重。行。行。不。覺。已。數。十。里。丐。面。色。不。變。而。捷。已。力。竭。聲。嘶。矣。又。數。里。入。一。山。爬。崗。越。嶺。捫。葛。攀。蘿。丐。捷。若。猿。猴。而。捷。已。不。勝。其。乏。移。時。抵。一。古。剎。則。已。有。髻。者。數。人。在。圍。坐。共。飲。見。丐。至。皆。起。立。丐。一。一。爲。捷。介。紹。命。捷。或。呼。爲。師。伯。或。呼。爲。師。叔。自。後。捷。居。於。寺。中。丐。逐。日。教。以。拳。術。槍。棍。捷。固。靈。敏。加。以。悉。心。聽。教。不。匝。月。已。盡。得。其。技。丐。又。授。以。劍。術。及。鐵。布。衫。工。如。是。又。閱。月。丐。謂。捷。曰。子。已。盡。吾。之。技。子。雖。年。未。弱。冠。可。橫。行。江。湖。矣。然。切。宜。自。戒。毋。恃。技。以。凌。人。勿。謂。天。下。無。勝。汝。也。丐。又。贈。以。寶。劍。一。柄。且。曰。子。離。吾。門。後。若。遇。急。可。呼。賽。燕。飛。三。字。危。可。解。捷。拜。諾。遂。別。丐。下。山。迨。至。家。家。人。多。以。久。尋。不。得。爲。異。復。問。之。捷。詭。詞。以。對。家。人。不。疑。焉。丐。返。家。後。頗。自。歛。其。技。故。人。皆。不。知。其。有。異。能。會。里。中。有。惡。少。某。精。拳。術。多。黨。羽。一。日。率。黨。強。劫。某。節。婦。弟。出。與。爭。反。被。毆。里。人。皆。攝。惡。少。之。威。敢。怒。而。不。敢。言。捷。聞。之。髮。指。皆。裂。曰。何。物。儉。奴。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此。損。人。背。理。之。事。

之謂布衫工  
之用處

飛燕則漸  
疾響人之  
不厚

吾必致其命。遂夜入惡少室。則惡少方與其黨以刃逼節。婦捷憤極。遽出劍一揮。則惡  
 少及其黨皆身首異處。血花飛濺矣。乃負節婦出返其家。次日里人聞惡少及其黨被  
 刺皆大快。而不知實捷為之也。後數年捷護眷赴山左道。經某山林葉蔭蔽。不見天日。  
 忽呼然有聲。一彈自林中飛至。捷以口啣之。方欲出劍一彈。又至中捷胸。捷幸習鐵布  
 衫。得無恙。返視則一壯士已劫其行李遠去矣。捷奮力迫之。始及壯士亦出劍敵約  
 半時。捷筋疲勢盡。而壯士面不動容。其劍則白光閃閃。寒氣逼人。唳一聲。捷劍已被  
 擊落地矣。捷大驚。手足失措。自度必死於壯士之手。忽憶師言。遂呼曰。養飛燕壯士大  
 笑。收劍棄行李去。疾如飛。矢須臾不復見。捷乃重收拾行李。送眷達山左。即返。自後捷  
 遂以耕種度日。終或謂養飛燕必為跛丐之隱名。壯士則不知何許人。想為跛丐之同  
 道也。

笙和曰。我聞荆軻。轟政。朱家。郭解。古之所謂俠士也。周人之急濟人之難。為人所不敢  
 為。補國家法律之所不及。光明磊落。可與日月並昭。張捷能抑強扶弱。鋤奸保貞。稱之  
 為荆轟朱郭之流。誰曰不宜。

鍊陀

野鶴

偶閱雜墨。見有瘦木君裙裏腿一文。情事甚善。而文或未盡工。遂裁翦成此文。瘦木君母訶我掠美也。

咸同間有李金剛。得少林秘傳。課徒蘇州。弟子十數。而謝元龍最高。晨起拳井井水。騰躍隨拳。爲上下。腰束帛。撫之立剛。如鐵梗。白刃不能入。金剛嘆勿如也。名既上。執贄者大集。逾年。蘇之人幾勿復憶金剛。後遂爲鑣師。足跡遍華土。出則車前樹幟。曰蘇州謝元龍。先以客及車從。行已則單騎。殿以爲非。是不稱才氣也。某歲至濟南。遊大明湖。有客量其丰致。前曰蘇州謝元龍者。君歟。君有天下大名。僕願得一角以慰平生。敗固無辱。勝則請以贖金。屬我元龍。見儀止如常人。度不能爲害。則諾。客曰倉卒無寸鐵。盍簡試之。各坦腹迎三拳。何如。元龍義諾。客曰善。僕請先生先矣。遂解衣。元龍辟力進一拳。聲廓然。若革三擊。無恙。元龍始大驚。亟傍牆俟客拳。客揚臂作勢。未著體而牆頽矣。元龍亟出萬金。客袖之去。曰君技亦不惡。不幸遇我。西關鐵頭陀耳。江湖多異人。君後此自善矣。元龍竟惘惘歸。遂南旋。勿復言鑣事。其徒黨倡狂作大言如故。元龍曰而曹目。

未見天地奈何自恣若此徒不省一日忽集徒二十許詔之曰予弱息年十五近亦稍習武事可與而曹見果而曹勿敵者可繼爲之女遂出屏外玉頰而朱唇婉豔若棠梨既相見婢出一箒箒置中堂女去外衣竟入徒眩其色謂元龍曰妹纖姿不能犯元龍微笑曰弟爲之其一遂超距進拳離尺許甫進脛著物立跌數步外徒衆見不敵以健者進甫犯亦跌餘遂不敢發女遂出箒箒披衣翩然竟入徒羣叩元龍胡以越器仆元龍曰此裙裏腿也徒咋舌咸曰師第緒餘而世妹遽趨勇若此天下宵復有師敵元龍微笑曰而曹宵知有關西鐵頭陀耶今後省吾言矣野鶴曰元龍年少有龍虎姿遂曠天下無一物一折而服則慎藏如知書士人庶幾明理自保者女後適文士聞以內相師友遂能清几素楮寫晉唐人札帖文士則急鞍怒矢甚與燕趙士過從也我庵曰一結甚似易堂大鐵椎傳便覺姿趣橫溢瘦木君見之亦當不謬我言

周氏婦

寄雲

熊國祥年壯善門富有齊力世居於祁門某村村前有石鼓重七八百斤熊能抱之泰然行百步遂以熊百步名之以保鑰爲業盜憚其勇相約不敢犯會富紳周氏子赴蕭

下第百試  
試子軍  
試加軍  
試萬軍  
試萬軍  
試萬軍  
試萬軍

壯其實矣  
所以折實之  
也

山迎娶。祁門距蕭約千里。山路崎嶇。盜時出沒。其間為行旅患。周遂求熊助。回時取道潯陽山。衆方鼓勇前進。突有健兒百餘人。手恃白刃。呼嘯而來。時熊已酩酊大醉。匆匆以短刀接戰。盜欺其醉。門益力。熊身被數鎗。知不敵。閃入林中。擇樹枝陰翳處。暫避。倏見白光一道。自新娘轎中出。盤旋羣盜頭際。寒風逼人。光斂而盜盡失。其耳咸抱頭鼠遁。熊慙感。交迫亦逃。隱婦歸十餘年。舉止嫺雅。嬌弱如不勝衣。詢以往事。笑而不承。人亦不信其具此絕技也。某日突來一客。龍鍾衰老。堅請謁婦。謂方自羅浮來。有某和尚。為囑寄書云。云婦閱書。竟默無一語。退而泣。謂其夫曰。吾師召我矣。翌晨叩辭。舅姑跨一騾疾馳而去。

丐俠

寄雲

聞龍潭名教師黃繼偉言。幼時性不羈。善騎射。常昏夜獨行郊野。某日道出雁蕩。路權枒如鳥道。不知所從。就廢寺小憩。見一丐蓬頭垢面。擁破絮坐於殿左。遂前請指迷。丐曰。日垂暮矣。此間多盜客。請明日行。黃示以箭。曰。吾有利器在。何懼為。丐曰。壯哉。客乎。西行三十里。有一萬家村。村北即大道也。黃鼓勇前進。暮色蒼蒼。萬籟俱寂。疾行十餘

能知矢之所在技矣之手

里。覺。有。人。在。前。作。率。率。響。呼。之。不。應。連。發。三。矢。皆。杳。無。聲。息。似。未。着。物。者。懼。而。返。奔。則。又。有。白。光。相。逐。大。駭。疾。趨。大。樹。下。暫。避。而。白。光。亦。盤。旋。樹。梢。枝。幹。紛。墮。若。然。作。聲。寒。風。颼。颼。且。及。頭。際。黃。長。跪。乞。命。光。始。歛。急。回。廢。寺。丐。尙。危。坐。笑。曰。客。驚。矣。黃。怪。其。前。知。叩。以。技。丐。曰。余。何。能。為。客。亦。不。弱。三。矢。落。萬。家。村。某。寺。第。三。椽。可。自。取。之。黃。知。為。所。弄。即。以。白。光。詢。丐。丐。立。起。出。雙。劍。於。敗。絮。中。上。下。飛。舞。疾。如。風。雨。半。時。許。擲。劍。而。問。曰。客。之。所。遇。得。毋。是。乎。是。時。白。光。猶。冲。霄。而。上。黃。咋。舌。不。能。答。請。錄。之。為。弟。子。丐。大。笑。曰。從。我。者。其。由。與。不。三。年。黃。技。大。進。能。刺。虎。深。山。決。其。首。而。歸。

草上飛

寄雲

張。定。海。鄭。州。富。商。也。為。子。娶。於。東。郭。有。雜。於。稠。人。中。而。觀。者。則。大。盜。草。上。飛。也。張。固。邀。遊。南。北。識。人。獨。具。隻。眼。見。其。舉。止。神。情。知。來。偵。察。前。揖。而。請。曰。今。日。吉。期。辱。蒙。光。降。請。就。席。一。酌。何。如。草。大。笑。曰。妙。哉。主。人。遽。趨。上。座。引。滿。而。釀。酒。數。巡。去。亦。不。言。謝。州。判。某。聞。張。與。盜。有。一。席。雅。因。誣。以。窩。贓。陷。之。獄。中。冀。出。金。自。贖。某。夜。官。庫。突。被。盜。劫。而。州。判。床。頭。則。金。銀。堆。積。大。駭。急。呈。上。峯。果。庫。銀。也。然。為。數。不。符。被。嫌。撤。任。後。任。至。張。得。昭。雪。

一版之風  
解之如此  
解之如此

以花柳散  
持利器見其  
抄

風中無  
少年往往  
及民往  
無不  
其不知  
也

出獄感草援救遍訪之不得越三年張將市於燕資重疊傍晚過一叢林枝蔓紛紜根株散亂陡聞胡茄鳴鳴三五健兒自豐草間躍出要刦俄而一碩漢跨駿馬自西來大呼曰速釋此客健兒見其手無尺鐵易之捨張爭進白刃交加碩漢怒叱曰獨不畏草上飛耶解衣作旋風舞幾蔽其體衣色刀光融成一片而刀之着衣者如爲所奪紛紛墜地衆知非敵如鳥獸散而草亦塵灰滾滾人馬俱杳矣

### 王佃士

### 陳富華

王佃士通州人少林子弟也以劍術名於時性温厚與人無所忤人或忤之者則付諸一笑未嘗與人有齟齬也鄰有孫姓者家甚貧早寡無子祇一女略具姿色荆釵布裙風采煥然一小家碧玉也里中無賴多垂涎之一夕月暗星疏萬賴皆寂忽有無賴數人皆披髮及頸擦拳攘臂共擄女去婦痛哭計無所出自忖以卵抗石勢終不敵遂仰藥自盡聞者皆痛惜然莫敢誰何佃士聞之義憤填膺思有以處之緣有程某者素無賴佃士造其居而詰焉且曰汝之無賴遐邇共聞孫姓女被劫事汝亦借往乎速實語我否則不爾貸一時聲色俱厲程懼瑟縮而言曰事雖余爲然計非余出也出斯計者

爲王某往郊外某寺言已跪而乞命。佃士不之顧。逕往某寺。甫入門。見殿中陳方桌一。旁立數十人。皆手利器。有一頎而肥者。踞其中。一女子跪桌前。一若審判。然佃士識女子。卽孫氏女。乃掇小石向踞中者擲之。中其頰。血流滿面。佃士奮其利器。殺旁立者數人。餘則縛之。送官一訊。而伏。遂各科以相當之罪。

### 梁獨秀

寄雲

梁獨秀富家子也。工挾彈。精柔術。豪放不羈。裘馬翩翩。輒馳聘郊外。見者不知其能。技擊也。顧地近山僻。盜覬覦。久素聞梁勇不敢動。一日梁訪友歸。踽躅獨行。醉態可掬。盜欺其醉。夜半集夥。劫之。梁方集燭默坐。若有所思。聞瓦上格格聲。潛上屋窺之。瞥見黑影一羣。知爲盜。則發數彈。連斃三盜。餘皆呼嘯而遁。梁一埋。訖人無知其事者。會盜首某氏善劍術。聞梁勇約期一決。乃翁戒梁勿擾。其鋒梁不聽。前往踐約。盜妻已先在。卽與鬪。復以衆圍之。梁縱跳。矯捷飛。疾隼。彈無虛發。死者衆。不能近。移時力漸不支。彈亦告罄。盜妻忽厲聲曰。鼠子不足語。姑饒若命。圍立解。梁倉皇歸家。空無所有。血肉狼籍。知中盜計。哀痛逾恆。草草料理。安葬既畢。遂披髮入山。不知所終。

女將軍來

以好勇故  
其來苦  
不足  
爲訓



## 某拳師女

羅溪笑天

張藩者。羅店人。以拳勇著名。尤善遊泳術。故一時名噪遐邇。當前清洪楊之變。張年未及壯。挾術出入匪中。匪莫敢禦。見張至。卽胡哨一聲四散。奔避。張以是救拔良家子弟。婦女。不可以更僕數。然自是頗有驕志。以爲如吾者。四海惟一。人而已。曾有某拳師女。外省產。佚其姓。年方及笄。父精少林技。女盡得其秘。嘗會文正之克復金陵也。女父以從賊故。亦被殺。女聞變。急拔刀往救。已不及。遂衝圍出走。流落江湖間。售藝以糊口。大江以南。無不嘖嘖稱羨之。售藝至大場。地距羅店僅三十里。張藩耳其名。躍然起曰。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驟馬至大場。欲驅之時。女正弄刀試拳。興高采烈。以博衆覽。張一躍而進。盛怒謂之曰。試與我一較。可否。觀者見張至。闐然曰。拳師來矣。女其殆哉。乃女殊從容。神色依然。微笑答曰。弱女子。一無所能。但爲糊口計。烏敢與君較。惟君諒之。凡三請。張必不可。女始展拳。與張鬪。未及數合。張已跌出丈外。速起立。面目青腫。首不可仰。口不出一言。急乘馬。懊喪返。而女亦理裝北上。不復南來。後不知其所終。

## 林二娘

寄雲

五十餘中  
取手過一  
難知

中光不  
知何物

泰安嚴老五。綠林豪客也。工劍術。善騎射。率健兒十餘人。縱橫燕趙間者十有餘年。一日朔風怒號。大雪霏霏。有一老嫗偕女郎。自北來。明媚皓齒。仙中人不啻也。資裝不多。惟挾鐵箱二。光可鑑人。凡舟車上下。皆親自提攜。不令人近。嚴怪而尾之。自阿城而南。宿於段山驛。老嫗入逆旅。有美少年。已先在衣服華麗。眉宇間奕有英氣。相見歡甚。卽具花燭爲女郎與少年合卺。贈嫁除兩箱外。別無長物。而衣飾無不取給其中。若寶藏。然夜三鼓。嚴率同伴三人往劫之。推其門不應。入其室。則二人方對局。敲枰狀殊鎮靜。徐徐問曰。汝輩欲金帛耶。在門側箱中能取則取。不能取可速去。毋溷嚴等。竭力提取。卒不少動。同伴皆惶悚抱頭遁。而嚴猶遲遲。老嫗突自內室出。叱曰。若來何爲。獨不畏林二娘耶。白光一道隨聲而出。着嚴兩腿。其冷如冰。不覺昏絕。比醒則身臥荒郊。兩足盡失。遂以殘廢終。

行脚僧

寄雲

余家於楚湘忠義祠側。廣場十畝。百貨雜陳。游人之來此者。日以千計。有鬻拳於場左者。王姓泰安人也。體軀雄偉。痘斑滿面。素以拳勇聞。能以石自擊其顛。石碎而顛不損。

可憐  
可憐  
可憐

三  
三  
三

有  
有  
有

又能以繩垂石杵，種種重數十斤，自擊其背，聲鑿鑿然而王毫無所苦。每獻技，兔起鶻落，矯若龍蛇。觀者咸為辟易，性暴烈，不與錢，則信口辱罵，駁駁有用勇之勢。人畏其橫，輒多與之一日，朔風凜冽，觀者寥寥。王以得資不多，踞地謾罵，日灼灼發光，有欲得而甘心者，適來一行脚僧，頭戴竹笠，左肩負擔，形容枯槁，似久不得食者，顧而哂之。小語曰：何若乃爾？王大怒，屬聲叱曰：如汝枯瘠何足當我？拳立起，盤旋作脫虎勢，直奔僧前。僧微慍曰：一言不合遽敢致吾命耶？舉手一揮，王已顛仆，尋丈外屢起，屢仆，其徒黃三、鶚勇、奸鬥、見師被辱，揮刀取僧，僧以指輕扣其腕，痛徹骨髓，刀警然墮，僧睨而嘲之曰：技止此耶？揚長而去，師徒亦倅倅收拾器械遁。

### 黑麻子

### 寄雲

黑麻子，河洛人，王姓，佚其名，面黑多麻，人遂以黑麻子呼之。賣拳解為生，五花八門，識者咸歎觀止，而尤以馬術為最精，蓄駿馬一毛作棕色，日行千里，彪彪然神品也。某日道出濟南龍武村，村固有教場，縱橫百畝，淺草平鋪，黑麻子遂加鞭疾馳，作跪拜諸戲，又故遺物地上，作金鈎倒掛勢，而一拾之，觀者神其技，掌聲雷動，麻子乃一躍下馬。

如此來竟  
太不自量

然則亦僅  
戲乎而已

言曰。王某此來。實爲訪友。聞邯鄲多壯士。願來一角乎。有超吾藝者。卽以此馬爲贈。村人涎其馬。集強有力者十餘人。圍擊之。黑麻子徒手與搏。如弄嬰兒。乃笑曰。君等母戲。設再不自量。吾手一揮。休矣。衆頹然退。突聞西北角噪聲起處。有一少年大呼曰。客母慢。某不才。願與客一決。言已。一躍而前。與黑麻子角。龍蛇起伏。塵土飛颺。鬥數時。猶未下。觀者眼光。撩亂。竟不辨孰爲少年。孰爲黑麻子。惟聞臂腿互格聲而已。俄頃。一老人突圍入。身軀偉駿。神采奕奕。大呼曰。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壯士。盍休乎。二人聞言。鬥立釋相。與大笑。遂成莫逆云。

### 張老材

寄雲

鄰城張老材。盜之豪者也。燕有某生來鄰。就婚於王氏。王固鄰城巨族。粧奩之盛。眩耀一時。張於某生回里時。率伴尾之行。僕御稀少。而防範極嚴。追隨數百里。苦無下手處。某旣偕婦抵家。張已急不能待。夜半約同伴二人。往劫之。黑雲密布。星月無光。張等登屋俯視。則生方與婦對酌。正欲躍下室中。忽洞黑如漆。張知有異。回顧欲出。而室中燈光又明。兩人嚴裝相背而立。左手秉燭。右手持劍。叱曰。鼠輩。速下一決。雌雄。張度不能。

脫入而哀求曰。張某冒昧罪該萬死。願自郟城護送。至此資斧告竭。相公亦憐之乎。某生笑曰。若卽郟城。張老材乎。何不早告。立與三千金揮之出。張等甫欲啓門逸。突聞旁室有人叱曰。老僕在此。敢擅出者。有如此刀。鏘然一聲。張所持刀應而墮。蓋爲僕發彈擊下。云張告以主人意。僕大怒曰。饒汝一死已幸。甚尙敢貪多金耶。張不得已。留金狼狽而去。

### 湛覺

王無爲

閩有鼓山。省垣勝境也。山麓人家三五。隱茂樹叢林中。余少時嘗從父兄遊行其處。一日方憩林下。剝食新荔。見二人倉遽而奔。二人者壯碩露筋。望而知其多力。二人行且互語。一人曰。汝慎勿成禽。湛覺健者也。一人曰。吾力足十人敵。寧遽爲彼摧折。余驚極不能聲。自林中窺之。則二人方擇陰自蔽。少頃微聞一人曰。彼下山矣。余目山上。果見一僧肩巨囊行。僧年六十許。而步履甚疾。手一杖。鑲鐵杖末。俄卽下山。以囊擲地。坐囊息。余念此僧且遭劫盜。心忐忑無已。顧不敢鳴。盜以自禍。則甚。願此僧能以囊授盜。或可免戕生。須臾僧起負囊。取道前趨。余見其適履盜伏竊爲僧危。方神。二盜均起。手

中白刃如霜。寒光射人。一盜進奪僧所負。一盜出刃刺僧腹。余爲之膽落。然僧殊無怖容。左手擲囊抵奪者之胸。右以杖擊出刃行刺者之脛。二盜相繼仆。一盜猶倔強。僧笑進把其腕。盜色立變。僧笑曰。如汝者雖十人非余敵。乃遂敢圖刦老衲。嗚呼。有年故不忍死。汝不爾。則汝骨齧矣。僧見前有大樹。握拳作勢曰。吾若出拳。汝血肉汗余拳矣。拳抵樹。搖落十餘葉。中拳處陷盈寸。二盜俯伏不敢仰視。僧從容負囊自去。余異之。然不知滄覺技不止此也。翌年余遊滬濱。偶與友談。有爲余言滄覺者。始知滄覺懷絕技。滄覺籍閩之建安。俗姓伍。名澄。字夷江。少時學技於拳師洪建。盡得其秘法。建死。建安一屬。拳術無能與駕。負氣任俠。嘗代人報仇。提人頭過市。道路爲之側目。夷江有弟亦習拳。然術不如夷江精。技亦未甚嫻。夷江年三十。已婚未娶。會爲其仇所淫。夷江怒欲得仇而甘心。仇恐。伺夷江弟出。狙擊之。中要害死。夷江尋之。則已逃亡。憤極。入仇家殺其二兄。官捕甚急。遂剃度爲僧。更名滄覺。唯其仇爲何人。至今尙無知者。滄覺亟多力。能舉石春擲三丈以外。尤長縱跳。一躍上屋。疾如迅翼。今年已七十餘。尙健在。嘗雲遊武夷山水間人多見之。



